再生緣全傳

再生緣全傳第十三卷

詩曰

奇才迥出綺羅鄉　卸得閨妝便是郎
榜上三元名姓重　朝中一品股肱良
雷霆威望時同仰　冰雪聰名智獨長
却使門墻桃李客　幾回疑鳳與疑凰

仲冬節候已交寒　猶是風和日暖天　當戶青山多掩映　環堦黃菊乍凋殘　鵲聲悅耳雙穿樹　午影依人半透簾　無雪不成冬令月　有花仍在冶陽天　久疎綉譜慵拈線　長生書意靜展篇　全本木蘭難半隱

一回既畢要重編　翻雲覆雨朝朝是　散錦飛霞日日然　前集已完登後集　少不得　絲毫須了再牛絲　今當十八個詞令　又多應　臘月初旬始暫閒　撇去這些無益話　提一提　明堂相國在場間

話說酈丞相雖然點入場中心內却牽掛着說親一事每于閱罷文章之際就脉脉想將起來

風流元宰酈明堂　坐在場中暗忖量　秉燭未眠愁脈脈　按冠無語意茫茫　思前想后生煩悶　躊躇着暗認爹娘事一樁　咳可憂可慮　暗認萱堂慰母心這倒也　不妨大事可無京　但愁堂上難瞞隱　洩漏

机關與外人　雖則我曾叮囑過　那能勾　一言禁住
合家門　雖然父母依將女　還有那　婦女梅香衆等
人　伊等焉知深與淺　只曉得　口頭高興說新聞
三三兩兩傳開去　怕不到　忠孝君侯王府門
咳這也罷了或者公然不說知若蘇娘子一曉風声這
個就了不得了
受恩深處便爲家　靠少華而護少華　彼若到來相望
探　母親必定告知他　机關如洩蘇娘子　就傳與
皇甫芝田一滿衙　忠孝君侯聞得了　豈容我　安乜
穩乜戴烏紗

不妙呀只怕我一進場外邊風声已走漏了
皇甫芝田進一本　必定要　京天動地奏明君　那時
中外皆知了　說道是　酈相明堂竟女人　遭衆猜疑
遭衆議　就不算　綺攏雕戸出奇英　恍然要做聰明
骨　須做聰明絶頂人　若彼芝田陳了本　我只是
盡行節孝道情情
阿爺娘呀我也不怕走漏風聲了　他有兩路夾皮之勇
我也有逞独出之能
天公生我不凡流　既有才而豈少謀　怕什么　父母
洩机逼女壻　怕什么　芝田寫本上龍楼　嘗朝質証

皆休泊　對面分淸出黃夏　仗此蘇娘三寸舌　曾教

一語服諸侯

阿呀是呀我只須抵賴使了何必這般多慮

鄭相沉吟主意高　登時展放兩眉稍　安排巧計惟宜賴　正頓良謀不可招　心已决時無所慮　欣然看卷取英豪　加仔細　論低高　挨次觀來挨次瞧　處正無私眞可敬　秉公办士果非驕　風雲文字篇篇遠　錦綉佳章卷卷標　副考难將情分盡　房官辦得亂魂消　惧拿淺李呈來看　不把奇才送上門　鄭州明堂淸似水　眞正是　忠心不昧半分毫

話說鄭丞相主文取士正直無私副主考亦以紹情房官們不敢裝晃一到廿六月開填榜廿七日天色黎明出榜第一名會元于璐表字雅夫年四十一歲是一位浙江衢州府常山縣老名士家業頗豐而文才甚足少年時已經中了鄉試只因連科的主考都不識他的文章遺將真才久抱明珠暗投之嘆今遠閣保和殿大學士酈君玉是一位開誠心佈公道識治良才這次進場分外奮精神而努心力做了三場文字鄭丞相看了此卷有通達創明有造五鳳樓手段就高高的取了第一名會元那于雅夫感激得竟是不消說了以下之士雅

以細述只有崔攀鳳中了第三名裴蕙林中在三十八名

榜文一放映辰光　一時間　中首欢来不中傷　有几家　門戶不開人寂寂　有几家　喜舉高貼事忙忙

揚眉吐氣崔攀鳳　得意開怀裴蕙林　梁府夫人多快樂　也底激　風流相國鄭明堂　不言及第欢然事

且表欽差復命詳　主考大臣放榜后　齊齊打道進明堂　風飄黃盖居中軍　云捲罗旂雨下行　鄭相坐于金頂轎　前呼后擁有威風　携妙卷　帶佳文　要把英才献帝王　脉脉不言煩且咲　倒只怕　芝田早巳

在朝堂　你們就上陳情表　試比波　舌劍唇鎗強不強　謾道叫君難放口　管教父母也心忪　少年元宰不無慎　坐高衙　直向金門玉路行　按下試官來秉命　提一提　九重天子小君王

話說元天子得知鄭丞相發表陳命這一日分外坐朝得早些這忠孝玉爺廿六在閒竟不會就枕頂冠束帶秉燭以待一到天明五漏下時便与老國丈走馬入朝面聖

少年帝主坐當朝　只見那　宝扇双分現赭袍　天樂聲聲云外奏　御香裊裊月边飄　黃金闕上旌旂動

白玉堦前劍珮聲　虎拜已完分左右　跑倒了　東平

千歲美英豪

陛下阿臣皇甫少華呼求天恩作主

今朝王涉出場門　鄭相飛來逞聖明　望乞君王加語

問　天恩再念爲微臣　王爺言訖連稽首　元帝主

淺七疎七應了声

阿小王親你說的就是鄭丞相　一端広且看他果是鄭

君那時再爲之尊

忠孝親王就謝恩　不覺的　心中着惡不安寧　離殿

下　退班行　暗七躭憂暗に嗔

阿唷奇絕了鄭丞相父母已經說了還有甚麽且看
朝廷麗意事如何　全不肯　看這公明會碩喜　且看
一言奇絕了　倒不知　君王因甚反含糊　東平千歲
心中急　早見王門跪玉瑛
啟萬歲爺知道正主考鄭君玉副主考歐陽贇帶引一
切房官俻用京員等在午門外候宣聽命乞聖旨定奪
貢門奏乞跪朝中　喜動成宗小帝皇　降旨一声都召
入　常先就是鄭明堂　全貎映額明朝彩　紫蟒彼身
帶玉香　面似蓮花紅又白　眉分柳葉細还長　行藏
都雅真奇了　態度風流竟少双　帶領房官和副考

俯要在　丹墀執笏拜君王　東平千歲班中見　又暗
想來又暗傷
　阿唷我的老爹呀你今日出場來了可知我已上本就
　要與你花燭成親了
恨你從前不露情　狠心含忍到如今　孤家已上疏明
本　我倒要　看你君前怎樣云　忠孝王爺心暗想
只見那　風流相國奏朝廷　臣正主考酈君玉
會同副主考歐陽贊選得二百數十名真才實學的文
章并十八名魁卷恭呈御覽將此覆命望吾王洞察公
私

鄭相言完又拜君　高抬紫袖献文章　朝廷一見明堂
面　只喜得　咲滿天顏兩頰旁
阿呀妙呀丞相尔來聽命了　么好乚內侍們看坐待朕
覌覽文章
內臣應旨展龍毡　鄭明堂　謝了皇恩坐半边　正乚
衣冠盤了腳　也不管　東西武職與文官　九重天子
容含咲　看乚明堂受又怜　不忍笑然相說破　故意
的　從頭至尾閱文章　才半展　又重潮　看數行來首
數言　這一边　元主覌文閑似水　那一边　王親侯
閣急如風　東平千歲等乚等　年少君王慢乚看

八卷方始畢終　一声喝采動天顔
呵呀好乜今科的鬧文業取個真才寔李了
十八魁中個乜佳　果然那　會元贊元堪夸　文鋪錦
綉惟推彼　字吐珠璣只有他　這個頭名標得是　取
的是　真稱第一好才華
暸可見寡人用官不錯巧乜的差了一個劉相
少年識治拜三台　秉正無私寔壯哉　昔日武場掛識
士　今朝文試選文才　俻乜不是風云積　字乜皆取
錦繡裁　足見保和應潔許　真正是　分文不受盡忠
懷　朕躬有此賢能相　怕什広　光璧明珠埔裡埋

咳呉相掌朝国家有许宫門可將外邦入貢的鳳餅

新茶烹一盞与鄺相解渴

君王言乞笑微匕　鄺明堂　謝坐三呼謝衮衣　拜罷

起來茶已到　香馥馥　一杯碧露浸春旂　明堂接着

欣然吃　元帝主　偷目看視情朕觀　看着吃完茶半

盞　就在那　黃袍袖內取東西　輕匕拿出王親本

御面堆欢逓与伊

阿鄺先生尔看一看　這是忠孝王廿五上的密本

風流元宰一閱言　府匕心中吽果然　必定家中通了

信　因此上　老田飛本上金鑾　直匕不出明堂料匕

認親時臨便難

阿唷好生惱恨我方才做得主考出場就彼他們在此乱道咳芝田呀尔也忒大胆了些

我今與尔是師生　怎便輕輕奏了君　就曉已識观個寔　如何不等出場中　一封表奏完天子　不竟県以勞來欺孟麗君

阿忠孝王呀我鄺明堂豈是被尔藐視的今朝論個孔兒也該制服制服尔的少年心性

風流相國一安排　隨即欣然立起來　紫袖高抬忙挨本　故意的　眉頭蹙蹙假疑猜

呀孝王有何本啓陛下何不救之施行

一边說着一边詳 袖露春尖展本章 俊眼微凝观句

句 香唇半動念行行 從頭至尾俱瞧畢 假意的

冷笑連声放下章 皱一皱 柳葉双眉生怒色 变了

变 蓮花粉面發威光 上前跪倒金銮殿 無慎無京

奏帝王

阿陛下呀忠孝王上此本章陛下信呢不信

成宗天子欠龍軀 滿面春風說半疑 孟女真容顏色

見 委寔的 與鄉容貌沒高低 龍圖又道曾相認

教朕的 難办其中是共非 酈相開言心暗喜 一声

失咲伏朝衣

陛下呀臣呢寔非龍圖之女然而這件事原有周折情

田

前者龍圖孟太君 只因他 病中思女日深沉 仲春

初一其時候 孟侍講 親坐飛騎來請臣 偕逆諸医

难以治 特來求 大人賜葯救萱親 臣言未熟岐黄

理 無非是 硼着机元筭有灵 侍講不依偏要請

只得去 望聞問切医生様 覌匕孟府夫人脈 凝結憂

思已不輕 開下煎方吞二劑 說不了 若然見效再

登門 后來只爲多朝政 宿閣連宵竟未行 初五這

天帰轉出　孟家的　家人候接甚殷勤　于時又往龍圖府　胗脉方臨寢室門　首次看時元䏶帳　孟夫人吉凶不避露身形　端詳良久京而起　他竟是𠀋住袍衿叫醌君　臣走避時昏过去　龍圖等　齊呼合叫沓無声　見其如此垂危狀　不竟的　不動平時惻隱心

阿陛下呀常言道医家割股之心既承龍圖閣父子如此誠心相懇少不得要医他病好也了結這件事情臣想孟夫人之病元因思女之成既是見臣㥽認想是係他女見貽了如若將錯就錯到也救了一人之命那時

臣偶然好戲遂走到床边道母親不必臣一相呼竟醒
还
那時問　双開兩目敝牙関　不分皂白公然認　拉住
了　女短兒長叫得連　埋怨說　母病尔須何尚隐
埋怨說　夫家興旺怎猶瞞　其時侍講龍圖等　都向
微臣訴苦衷　一個々　喜々京々圍帳畔　一人々二
拉々扯々繞床門　說別語　述離言　又是悲傷又是
欢　到使微臣難忍得　無奈只好認椿萱
陛下何信等恁般埋怨臣只得說一則忠孝王已偕刘
氏二則現在界犯明條若使皇甫門中得知豈不要當

朝上本

這一陳明改扮情　森匕國法怎容輕　不如且自為丞相　車騎來回可共親　臣本戲中隨口道　誰知弄假反成真　東平王子疎狂甚　也不等　察個分明就奏君　趂未出場先上本　竟將天子當何人　真失礼是傷倫　如此行為太妄尊　陛下天聰應洞鑒　為什么　圣心之內亦疑臣　這般客本留何用　覽完時就合撕匕付丙丁

呟擬是做臣少年為相衆心不服之故

忠孝王衆太也狂　戲師誑圣上書章　這般言語公然

奏 全不想 礼法行來罪莫当 如若人〻皆似此

鄺君玉 被猜何似立朝中

阿唷豈有此理鄺君玉叨蒙圣恩艸白麻而拜相自供職以來惟有一点忠心报九重圣德今日當了滿朝文武竟指臣是个女人這怎庅講到要會集庭臣論一論誰人不是

鄺相言完立起身 微〻冷笑叫奇哉 那時間 怒生兩道春山黛 頭上双痕紅粉腮 紫袖一扯拿起本 嗤〻哂 連声几响對撕開 嵬朕站在金鑾殿 眼看着 忠孝王爺把手抬

阿呀忠孝王尔怎么這樣荒唐我是尔個老師如何竟戲弄起來

雖朕此事有深情　尔也應　祭個虛來祭個真　任着少年狂尔性　竟把道　糊塗奏摺上明君　我居貢院無知覺　几天中　弄出奇哉与异聞

呵呀真已奇絶那有個做門生的冒認老師爲妻

綱常安在礼何存　戲耍師來又誑君　年少疎狂而若此　尔不分明　托其大势是王親

阿忠孝王老師是可以戲弄的呢王上可以誑奏的难道說做了王親国戚就不怕了么

蓋世功名自莫夸　輕行妄奈就多嗟　刘門榜樣今猶在　不休將　忠孝清名去季他　鄺相言完容發怒勸了勸　紫羅袍袖挺烏紗　正顏作色金堦立　喝倒王親一少華

却說忠孝王一听鄺相所言又見他在金鑾殿上撕了本章正顏厲色的何着班中數落不竟心中又京又[illegible]又氣又漸只羞得滿面通紅一言不能答應

武憲王爺变了容　胡靴踏地出班中　更面色　皺眉峰　眼覰文班叫孟公

阿呀孟親翁道叫乜么說前者小兒曾到尊府見过岳

母還道上本呢由尔去上只不聽害了我的兒女老親翁也說索性奏明了也好

少華　过日敘心腸　問得真情上了章　今日保相仍不認　倒是我　小兒大胆誑君皇

阿唷了不得我皇甫門中那裡當得起誑奏朝廷戲弄大臣的兩般大罪

親翁何不上金鑾　情是情虛出句言　岳父如其難辦婿　這兩樁　無端大罪到芝田　亭山国丈言完悩

孟龍圖　弄得昏匕似夢間

話說孟丞相聽了酈君玉一番奏君的言語也弄得半

信半疑及至聞得武憲王所云沒奈何出班質証王親
父子等亦隨時上來方才越衆當先又閃出一家官宰
幞豆衆笏紫羅表　按匕冠來頓匕靴　怒色含眉嗔映
面　出班來　一声冷咲口稱奇
阿呀奇哉我梁尔明招了兩三年的女婿說甚麼就是
孟麗君不知那裡來這些飛語
梁相含嗔閃上來　朝靴飛步怒盈腮　斜横牙笏趨金
殿　搶过了　孟老龍圖跪在階
臣梁鑑有話奏聞陛下保和殿酈明堂贅入臣家久矣
他若是個女豈不露一点圭角況他連中三元陞兵部

而拜丞相歷來調停中外燮理陰陽所办的情非臣輩
所能及那裡是閨門之女望吾王萬勿生疑忠孝此本
無兇望我王詳察
梁公奏罷拜朝廷　在金堦　力保明堂非女人　孟相
時間無可奈　也只得　叩堦抱笏叫明君
臣龍圖閣孟士元奏聞陛下這酈保和呢寔与臣女一
般同貌一樣声音爲此生疑請他看病况于初五日臣
妻昏絶時酈相已認过父督君說医家有割股之心所
以將錯就錯連老臣也昏憒了不識其中端詳委曲
龍圖孟士奏完言　忠孝王爺也上前　但見他　柳葉

凄清生怨恨　蓮花慘潑動思顏　低頭拜的金堦下
沒奈何　待坐彤庭叩首連
臣皇甫少華叨沐聖恩居此藩王重位臣母方知才敢
奏聞就是此事臣亦請教过了岳父母方敢奏聞如知
內有虛情怎敢欺狂聖聰
王爺言乞伏當朝　悲憤交加氣不消　国丈亭山同進
礼　望金鑾　三呼再拜赫黃袍　臣兒聞岳父才奏
怎敢把　捏造之言本上標　孟相現云初五認　不可
聽　保和李士巧推獻　王親奏畢薦七跪　元天子
暗裡疑思喜氣高

話說元天子一聞酈丞相回奏的言詞并見他發作門生的顏色心內半信半疑又听了孟龍圖梁丞相及王親父子所言坐在宝位上暗々沉吟嘿然不荅

少年帝主坐金鑾　低首沉吟嘿々然　一点春心藏密意　九重喜氣上天顏　心轉展　意盤桓　暗自思來暗自言

呀可奇々々难道酈丞相果然不是麗君麼他道医家有割股之心目覩垂危而將錯就錯朕想這句言語倒有几分情真的光景

但是覩其美麗容　分明相像畫图中　為什么　尽情

秖賴背推假　爲什麽　咬定牙關不透風　莫非是

嗔怪少華婚燕玉　莫非是　留連夫位倚三公　既然

不欲歸皇甫　未知道　可有芳心在朕躬

　咳且往他既然不認此情猶何妨幫他几句

留得風流酈相存　朕也好　時時相近與相親　搃然

難遂心中愿　做一對　知己的君臣亦可忻　如此明

珠和美玉　怎麽忍　輕輕易易付東平

　咳寡人也丟下私心了且留下了酈相再處

朝廷主意一安排　就把天顏變下來　双皺龍眉嗔色

起　半抬御体怒聞容　獻宝案　拍高台　大發雷霆

吁怪哉

阿唷怪哉怪哉寡人的清静朝綱被你們在此興風作浪好匕的一个鄭丞相説他是个女子係和李士

如果是邪孟鄭君

邪有巾幗位三台　尔看他　如此能来如此才　梁相尔明言的好　豈有个　這般忠正是裙釵　尔們着寔相欺朕　乱語明言也奏来

阿忠孝王好生大胆一個老師一個皇帝豈是被尔作耍的么若不念血战功劳治尔個欺君誑師的大罪才是

從今好匕在朝中　有事三思再上章　尔若是　這等
誑爲仍復蹈　朕躬也　难留情分看昭陽
阿龍圖閣孟相尔也着寔糊塗怎庅連自已的女兒也
認不真切
卿妻病內自昏沉　难道先生也不明　一品大人尭相
國　尔們就　軽匕惧認當叙裙　真异事　寔奇聞
竟指明堂作麗君　自已糊塗还罷了　如何縱婿戲師
尊　令朝上此蹊蹺末　莫非要　斷送王儲極品臣
阿唷豈有此理寡人的一個心腹能員都被尔們胡言
乱語起來

他雖年少立朝綱　才貌無双第一奇　存投賢臣扶社稷　調停國政用心机　東文西武多七少　問尔們那付之中及得他　内閣如非夫酈相　倒只怕　狂悉难决盡推辭　今朝胡乱來談論　想必要　推倒忠良显自巳　那曉朕非偏听者　了無切点了無疑

既满朝文武听者尔等今後再有一人擠談酈相者朕必從重治罪

朝廷一旨下金鑾　滿朝中　文武齊声領圣宣　忠孝王爺心氣忿　也只得　叩堦請罪謝龍顏　孟公也在丹墀跪　說了声　陛下天恩恕罪年　酈相明堂直得

意　紫袍招展伏君前
一謝吾王明鑒之恩臣當犬馬圖報
風流帝主哄溶溶　御手相扶叫字公　朕不疑卿卿勿
惱　好生办事在朝中　外边倘有人談論　立刻拿來
見九重　無論官員和士庶　他若是　一声乱道便迫
究　寡人可與卿爲主　鄺先生　你莫存心但放胸
天子言完顏滿哄　金鑾大悅小三公　生喜色　動着
風　執笏深深謝聖躬　當下散朝鑾駕起　宝殿上
蝦鬚簾捲帝回宫
話說元天子着实爱護鄺相一回當下散朝退殿那文

武官員不敢多言各自匆々回去這边龍圖父子疑惑

々的回家武憲王翁光悶々回府

內中只有鄭明堂　退出朝門意氣揚　離却禁城登了

轎　悠々喝道好威光　心轉展　意思量　暗叫東平

忠孝王

咳忠孝王呀你何苦當朝上這本章倒受了這一番的

羞氣惱

此事難言我薄情　誰家夫子嫌門生　方才如若分明

認　咲倒了　合殿朝官文武臣　荷感九重相庇護

全不以　生亲情面逼寸人　立傳聖旨多厥切　教亦

些　中外休言這段情　如此一來無慮矣　鄭明堂
安匕穩匕
咳只可嘆毋女的情分又不能相覩了既然已走風声
如何可來往
明堂轎內自思量　想到劬勞又竟傷　一到府前人跪
接　堂官們　齊匕叩首問安康　常時鄭相傳声免
跨下魚軒往內行　走進厮門無几步　閃出個　漸登
金榜小裘郎　垂了袖　正其裳　喜色盈匕面有光
朝上端然深作揖　深匕参見鄭明堂　老師大人台座
門　生裘仲儀謹　荷蒙訓教授愚痴　如坐春風這几

時　今日又承提拔力、何當犬馬報恩師　裴郎言訖
所前跪　鄭相國　咲滿蓮花說已遲
阿呀不敢匕匕老衿丈請起
我們本是兩連衿　莫論師生只論親　提拔一言云愼
矣　秉公取士豈私心　明堂道罷相回礼　裴仰像
拜罷方才立起身　又向岳翁參見了　梁公扶住面含
春、回頭咲对明堂拱　說是名師指教深　言乞暫匕
都進內　已見那　畫鄭雕欄捲簾迎
話說鄭丞相一進內堂先見了岳母梁夫人歡容悅色
坐　敘了半聊十分感激他提拔聯衿

于時鄭相住花園　去問乾爹乾毋安　聞老梁公思郎
事　怒容少息挺朝冠　夫人𠰻問因何恼　今日裡
長婿成名該喜欢　梁相便將詳細說　那太〻　眉頭
一皺俏声言
阿相公據妾身看來莫非果是個稀叙
為甚容言這等佳　竟是原　傾城傾國占魁花　女兒
也算非常色　彼尚奇姿勝孝華　男子群中焉有此
莫非果是一嬌娃　梁公見語哈〻𠰻　叫了声　㨾憧
夫人也信他
咳這也不过是新聞罷了那裡可以相信

裙釵那有這樣能　定國安邦輔圣君　委曲朝端真不錯　調停王事甚稱能　老夫雖則同爲相　内閣中大半俱背彼處分　就是貌嬌疑似女　婦人家　那能有此大才情

夫人既酈明堂若是個女人豈有個女兒不知之礼尔看他終日欢匕喜匕何曾有些愁苦之狀

若曉見夫是女郎　必然慮后恐悲傷　覌他終日欣匕色　准擬其身有靠傍　只有女兒欢喜狀　就可以不須疑惑二東床　夫人見說速稱是　遂當斯闆事一椿　按下梁公談論事　且談元宰酈明堂　穿石徑

繞花墻　來見康家繼父娘　作揖請保体貼安　承欢膝咲語和詳　封君喜得眉頭放　相權着　連叫明堂快進房　場內辛勤須保重　不可把　萬金身子當尋常　少年相国忙声諾　隨出花園到已房　梁氏夫人忙入內　寒温几句不須詳　于時相共香閨坐　梁素華　先把新聞报一樁

話說鄭丞相回到房中梁夫人先就告訴說湖廣女子冐名一節鄭明堂就問道這是那一天的事情素華道不久的新聞就是仲春廿二

風流元宰咲微〻　对夫人点首連〻道也奇　現在鄭

君爲宰相　又有個　荆襄孟女主京邦　所云富貴人
人慕　這也常情莫怪伊
咳父母亦忍心之甚他既然如此哀求便認了有何妨
碍
我又無貪一諾尊　何如成就此叙釋　些田得了荆襄
女　也不娶求到本身　都是爹々無大量　何必要
君前質証巧虛真　成人之美全然不　害却他　理沒
深宮过一生
咳我倒是过意不去怎能勾成就這假冒禮叙
斷相明堂量甚寬　不惟不恼反生怜　就將朝內如何

事　也向夫人說一番　梁氏素華聞此語　芳心着寔欠安然　凝鳳目　蹙春山　搖首低〻說可憐

咳可怜小姐如何這様心狠

氷雪聰明鉄石腸　竟無恩愛念于郎　金鑾殿上撕他本　只恐怕　氣坏東平忠孝王　梁氏夫人言到此倒不覓　翠娥慘淡色淒涼　風流元宰微〻哎　手按金貂道不妨

咳夫人尔自放心不用這般过慮他上有父母在堂下有嬌妻在家就是着了氣惱还有劝解之人在彼

況兼原是彼狂爲　這片言詞該發揮　就使着些羞[illegible]

氣　也教他　后來不敢犯良規　明堂言乞容含咲

梁氏夫人暗皺眉　心內就憂難出口　亦只好　千金怎樣自相隨　住設主考歸家事　且表龙圖父子回

詳說孟龍圖回歸家內就与夫人告知詳細韓夫人道

怎麼這樣千真万真的事情都会反展起來

明々是我一親生　面貌声音那点差　況且說時还痛泪　岂有個　了無關愛会傷心　痴兒不过貪名利

說什麼　好戲之間叫哥哥

阿唷真乜奇事我只道天子已以開恩小宽家出場來自然肯認了

那知安息着心怀　巧語才言會廣哉　剩了此情还做
作　竟將寄本對撕開　冤家既已推干淨　倒只怕
父母衙中也不來　真可奇事真可怪　生這樣　伶牙
俐齒女裙釵　夫人說着嗔还咲　孟龍圖　只是孤疑
面色來　侍講加齡考首道　这無非　麗君妹子忝三
台　如今又有朝廷護　再要相邀不易哉　韓氏夫人
心着急　加嗔加恨更加哀　慢說孟相衙中事　且表
那　老少王親下赤堦
話說老少王親出朝上馬正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把
一位忠孝王氣得啞口無言

飛身一躍上雕鞍　坐不半边就着鞭　日駒京忙跳四足　跳起來　追風赶日就飛前　冲大道　撞抵營　乱濺脊塵就撒歡　忠孝王爺扯不住　一声响亮落金鞍　只見他　氣恼交加力不強　官街撩馬撒絲韁　龍袍招展斜遮面　玉珮飛鳴已落鞍　响亮一声横在地　哄動了　往來士庶与經商

阿唷列位呀這不是一位王爺么我們快些救駕

合口招呼向上跑　不分士庶喊声高　這一個　扶將年少王爺起　那一個　扯得追風駿馬牢　這一個　跑地拉上番珊帶　那一個　湾腰抖上綉龙袍　王爷

幸得身無恙　便向諸人說有労　正欲扳鞍齊上馬
后边又見數騎跑　只見那　隨護家丁趕上來　飛塵
一片馬蹄開　喊声一片荒忙到　跳下街心跪在塵
阿哥小皇爺受京了救駕來遲奴才們罪該萬死
王爺喝起眾家丁　国丈催駒隨后臨　京問一声还好
否　尔不該　三鞭連打馬飛騰　東平千歩称無碍
跳上雕鞍復又行　嘿匕垂鞭容慘淡　呆匕低首意悽
清　京且恼　動还停　喪尽精神灰尽心　回到府前
去錦鑾　爺見同進內宮門
話說武憲王父子同入宮內那太妃仝蘇奶匕都在那

裡坐等佳音一見這般不樂的光景他問道事情怎么
了匕匕匕　忠孝王冷笑了一声道這有什么指望只
不过受些氣受些苦罷了
言么会顛変了面　竟回彔鳳后边宫　太妃京得浑身
冷　扯住亭山説慧公　遂問孩兒因誰恼　莫不是
竹籃打水又成空　王親坐下長吁氣　便把朝端述始
終　尹氏太妃聞此語　滿心欢喜变愁容
呵呀元來如此或者果是孟親家一時糊塗錯認了鄘
丞相為已女
世間女子便多才　那有個　竟會官居宰相台　大料

親家皆慨認　這番又是錯疑猜

阿呀朝廷也偏心之甚爲什麽怒責我孩兒

太妃皆下好愁煩　悶匕無聊不喜欢　竇氏京弟心亦駭　大家面匕對相覷　了环瑞椰威風減　乳母江媽壯氣添　來报多嬌刘郡主　笑哈匕　一边拍手一边言

咳何苦匕匕竹籃兒打水一場空

我說如何有此情　女人竟會做公卿　果然今日成空了　瑯是邪　瑞椰了环暗报聞　郡主一听忙御悶　江媽歡舞說分明　多嬌見說微匕笑　也不愁來也不

忻　隨即出房臨外面　劝了劝　舅姑寛慰勿生嗔

住設舞綵宮中事　且表王爺向后行

話說忠孝王萬分的高興秉燭待旦以進朝中那曉得受了天子与老師的一番責備又着了这墜馬一京心內好不懊悶回到泉夙宮來也不除冠換服只坐在榻椅上呆匕的看着真容暗惱

王爺氣得変容光　不換朝衣坐在床　仰面靠了交椅上　一声浩嘆對紅妝

咳我為尔一片真心尔反視如陌路

已于初五就豈覺　只道何愁事不全　寔指望　御断

成婚偕伉儷　寔指望　洞房合巹畢良緣　可憐孤
心神潦倒連宵内　可憐孤　奔止匆忙數日間　誰料
尔　似鉄如氷情分淺　誰料尔　賭鎗捍劍語言頑
正容独立金鑾殿　說得我　半句难回抛了断
阿呀孤家好恨怎庅連娶個妻子也這般千难萬难
三四言前就定之親　參差一直到如今　奸臣賊子刘奎
璧　害得我　美兒良緣几变更　盼至眼前聞喜信
又是個　望梅止渴徃欢欣
阿呀刘奎璧吓都是尔這萬恶的匹夫逼走了我麗君
原即当初不是尔圖謀

為什麼 他改男妝作遠游 踪迹全無兩三載 害孤家 參差难就鳳鸞儔 今朝又是空欢喜 好教我一念婚姻記旧仇

嗏孟氏芳卿呀尔莫非还為這刻奎壁的陳大旧恨而以冷設孤家

元是高堂主意差 陷見薄倖嫁刘家 芳卿見有仇人妹 尔自繇 冷了心腸怪少華 今日當朝还抵賴分明要 此生一世頂烏紗

阿唷好生煩悶我只說一本陳情自然朝廷作主何期偏護鄭明堂 不許人言是女郎 正色厲声威嚇

我全沒有　一些情分看昭陽　朝廷既已傳將諭
以后如何再上章　花燭成親休指望　洞房合巹莫思
量　今生結果非心願　我少華　做甚東平忠孝王
呀且住酈丞相葛一不是麗君我豈非着寔得罪了
荷蒙夫子大提携　掛榜招夫上帝京　不是老師焉得
貴　今日裡　反行冒犯認爲妻　真我錯　实吾非
难怪當朝動虎像
咳我不是酈老師的一個得意門生這一來倒有些不
能親近了
丞相删前這等嗔　正顏厲色發雷霆　孤家就去相陪

孔　求必恩師肯諒情　從此一朝冲犯后　怎樣得
朝堂夫子怒門生　不知到底真和假　好教我　事在
疑难没処分　忠孝王爺思至此　坐于那　金交椅上
悶沉沉　青簟皆捺衣冠立　伺候王爺换便衿　千歲
于時更了服　掀簾竟進內房門　長嘆氣　短吁声
一展宮袍倒在衾
話說忠孝王这一上床竟直到点灯時候也並非是睡
着不过自言自語長吁短嘆那節孝夫人劝解了公婆
一番原要走來看看小王爺的才上得白石玉堦就听
見在房內罵道刘奎璧的奸賊絕不應令尔完尸而死

刘郡王听了暗想道他既在此為我哥七我何必進去討
厭遂軽七轉往東院去了
王爺卧在牙床上　独身的　轉展尋思只悽傷　歎几
句　已死佻人刘国舅　怨几声　鄉相偏祈小君王
自言自語全無住　氣一場來痛一場　直至房中明了
燈　走進個　十三四歲的小梅　叫声千歲起身罷
夜膳端整擺在堂　年少王爺言不吃　丫环
沓應去忙七　移時小婦端盤入　咲嘻七　飯殽俱皆
送在房
阿小千歲請起來用些罷不要着恼了

王爺性起發雷霆　床上抬靴一腳蹬　仆婦人等拿不
住　打翻了　魚湯天碗与鷄羹　叫声可惜忙々退
面々相覩立起身　千歲怒言吾不吃　難道要　你們
劝々就依听　快些拿往前宫去　休得多云惹我嗔
仆婦徬徨連喏應　捧盤陸續出房門　帰子舞緣從豆
告　國丈夫妻嘆几声
呀　怎庅好他是氣坏了
武　憲王爺色慘悽　眼覩尹氏叫賢妃　孩兒自是遭君
責　难怪今朝氣不低　况且出朝曾墜馬　又京又恼
欠和宜　晚食勿用休相强　消停時　可往宮中劝々

伊　尹氏太妃称晓得　眉頭蹙乜只長吁　于時勝麗
抬身起　侍女擎灯引道行　一至后边灵鳳亭　晝堂
門　開簾迎接报如飛　東平千歳聞娘至　没奈何
斜扣紗冠立起身
阿呀怎広又要母親到此
尹氏王妃坐下言　特來看乜問情端　出朝隨馬無京
否　至晚如何飯不飡　父母一生惟眷尔　必須要
自己保重慰椿萱　王爺聞言躬身應　毋勿担憂但放
寬　見是武臣經大敵　何在這　常銜墜乜馬雕鞍
只因胸脯难舒展　既飽重加恐欠安　尹氏点頭称也

是　拉着了　東平千歲叫芝田
　阿芝田兒阿尔不要恼了或者鄺相果不是鄺君
尔作門生犯老師　这番威福也應施　揔然受了羞和
辱　只好低豆忍耐身　如若明堂原孟女　論來不是
尔差池
　阿孩兒呀尔既上了本章他还不肯相認这是他負尔
　不是負他了
麗君既已忒無情　枉託殷勤一片心　何苦独眠灵鳳
室　丰這般　衾寒枕冷万千辛　我覌燕玉東宮娥
他到是　賢德温柔敫内人　况且姿容生得美　雖难

如畫一娉婷 劝兒撇下私心罷 想什麼 薄又沉憾
孟麗君 彼既這般不守甚 倒不如 今宵送尔進房
閒 太妃言着容含笑 忠孝王爺嘆一声
咳母親又來了都只爲娶了他方生出這般疑难之事
若然依我守三年 鄭丞相 如是他時已早言 只爲
娶將刘郡主 故尔弄得這般难 今朝再進東宮去
此段婚姻莫想全 千歲說完長嘆氣 王妃耐性又重
言 既然不肯听娘劝 也由尔 枕冷衾寒独自眠
須要消亡心内恼 休把這 万金身子等閒看 明堂
今已非原聘 且候那 云貴書章到闕前 孟女改粧

逃出來　婦人家　伶仃豈會遠方潜　多因还在家鄉近　別省追尋故此难　見可遲亡覘動靜　麗君或者隱云南

　唉親見阿尔若氣坏了身子使父母如何了局

必須上体父娘怀　自解愁煩自免哀　云貴裘支猶未至　竟或者　一朝送了麗君來　京中千歲聞娘語也只得　強把個豆放亡開

　唉云貴若無好信孩兒也死了心罷了

母親放意勿心焦　兒怎敢　上負爺娘恩義高　此刻十分身不快　請萱堂　且歸舞綵外宮寮　黃昏劳動

真躭罪　少華是　名教之中孝已滅　千歲說完垂下泪　太妃起立正鶯綃

阿孩兒保重我向前宮去了

千歲千歲送娘行　尹氏王妃轉了身　一衆書童來伺候　俱皆吩咐不須存　到要閉好宮門戶　又携灯云看容　叫几声來观几遍　風魔了　金枝玉葉小王爺　消停方始归床睡　悶乜和衣倒在衾　冠也不除袍不脫　嗟呼一直至天明　次朝仍是心煩絮語少言单飯少吞　燕玉那边辦具去　只揔在　真容左右嘆和頭　慢題忠孝王爺事　且表新科得意人

話說那些新進上一大半是酈丞相中的門生并及求着文字慕名拜認者于時春闈得一個々紅纓白馬參謁座師絡繹不絕而來

酈相衙前祿々然　新升進士北來參　紅纓白馬門边繫　盛服華冠府外連　一起退回重一起　双班謁過又双班　門包堆積如山積　手本紛々向內傳　元宰明堂真貴显　他在那　虎皮交椅坐端然　戴一頂金貂翠翅三公帽　披一領　紫蟒團云宰相衣　圍一條　細剡瓔瑤寬宝帶　扣一付　明雕琥珀小連环掛一個　艮金綉袋紅番絡　登一对　粉底宮靴緑端

边嬌滴滴　蓮泛兩腮紅着露　細纖纖　柳分双黛
碧含烟　相厮高坐金交椅　排列着　紗帽堂官十二
員　凜凜威風居極品　翩翩雅態正青年　待茶時
合班進士呵腰起　問話時　大衆門生垂手言　講經
綸　真是奇才和博学　評禮義　衆称淵論与談高
新科貴客多多少　看見了　這樣師尊尽抱慚　十九
三公人罕有　無双美貌格推先　門生都比师年長
皆贊嘆　鄭相風流第一先　拜謁紛紛俱过了　又將
到　季春殿試日初三

話說新進士殿試元天子又点了保和殿李士鄭丞相

遞取了一十名上等的文章呈送朝廷御覽元天子看卷大悅道至考無私便取出這般良士遂欽点取第一甲第一名狀元于璝第二名榜眼河南秦景化第三名探花崔攀鳳第四名傳臚裴仲儀于時除授于狀元爲修撰秦榜眼崔探花裴傳臚等点俱翰林學士其餘內外用也不能細述

狀元榜眼探花郎　三鼎甲　統率群英喜氣揚　白玉墀前行国礼　黃金闕下拜君王　于雅夫　李沵才廣儀容正　秦景化　目朗眉清品格方　崔攀鳳　手骨天然神俊雅　裴仲儀　礼規自在步安詳　朝廷看了

誥新貴　喜動天顏亦賛揚　各賜金花和宝帶　衆英才　三呼再拜出朝堂　好箇顯阿　紅纓白馬出瓊林　杏大會同年一榜人　宴罷各归家共慶　真正是　杏花香散滿堂春　梁衙太匕多欢喜　俏促東牀袞譜妹　金榜題名爲翰林　好迎家眷入都中　傳肸隨即修書信　去接嬌妻老母臨　攀龍採花深得意　亦封手札报泥金　身榮迎養高堂母　併拔郊　梅府夫人与細君　及第之家多喜悅　可伶那　落第士子丧精神

話說那些不第的舉子　也有些是鄙相的門生　這番不中着实有怨望老師之心　這位鄉明堂是何等聰明之

人豈不知外邊有不第之人相怨一到那班漸貴紳豪
过了竟下帖遂請那几个不中的門生
席間宛轉訓諸人　為他們　講解詩書与五經　肯苦
之間貽路費　分散了　宰官俸祿數千銀　在當時
言亡指点開茅塞　句亡調和慰衆心　劝門生　須惜
寸陰勤苦讀　劝門生　莫辞長夜坐寒窗　一班弟子
皆羅拜　泣謝鄺堂明大人　各領盤川忙恭拜　齊听
良訓感高恩　少年元宰行仁義　外面的　夫相之名
天下聞

話說酈丞相行了一番禮義不但登科的進士感激大

子提拔之恩連那不第的舉人也荷老師周全之德
少年相国貴嵩朔　名又高來才又廣　受謙之人無不
傾　真個是　大元夫相占豆標　休言鄧相声名振
且說東平小自焦　受氣回归連日后　思量着　師生
恩義豈堪抛　遂同国丈登梁府　請罪求寬拜相寮
却說王親父子同至梁府請罪鄉相令人回說不在家
只得悶匕而返忠孝王自巳又去了三次豆一次回說
相爺手下事忙二回說相爺身子不快忠孝王着急道
既是相爺欠安我們生正該問侯了門上又出來稟道
傳命致謝相爺避風于內中不便請見

千般連朝不得恭　朱門如隔万重山　正似伏　意如煎　要見師尊覓甚難　鄰相在家元沒事　故意的叫他怕匕這威風　只因因丈會來过　勉強去　尽匕人情走一番　到了說声相拜望　匆匕也去下魚軒　王柴父子相迎接　他也是　喝道鳴鑼坐轎还　忠孝王谷真鬪氣　終朝使性与生煩　偶逢武俊同年等　都說是　師对吾們頗有言　遊及君侯真无礼　意將夫子当閒看　我亦十九还年幼　少不得　体有尊卑法有先　如此狂為亦可恨　從今後　師生無用叙寒暄　這回元是君侯錯　怎拿了　夫子為甚惹圣顏

恼了保和丞相性　全朝修好万千难　夫人听得同年
語　抱歉之心更不安
話說忠孝王听了老師对同年們的言語心內更覺不
安这日国丈夫妻及刘郡主都在舞綵宫坐着小梁王
爷反背了手踱來踱去忽然想出一个主意來
随即回身叫父娘　孩兒一事請商量　未知虛实先拔
本　元是前番欠主張　况認老师爲正室　逕不得
明堂夫子說吾狂　今和數請前無見　难道將他撇在
旁　提拔之恩深似海　便难图报怎生忘　雖然决絕
孩兒了　也須当　兩下調相沒个方

阿爹娘呀佢孩兒的主意
师生到底是师生　斷沒有　佢絶情而我絶情　况受
荐吳恩德重　吾家焉作負心人　孩兒大料稚求見
意欲令　金崔東宫走一行　一則請安相問候　二則
來　奋而謝罪替兒身　老师如若留情面　自然是
不復生疎見一遐
阿爹亡母亲呀媳婦若能求見得那就容易調停了
只須委曲就哀腸　夫子心中氣也降　慢〻調和消釋
了　就免得　这椿事件掛胸中　不知父母言然否
若可行時就主張　国丈夫妻聞此語　一齊交口說該

當

阿唷是呀就叫媳妇去求見便了

東平千歲應連声　回向傍边郡主云　今日不須前去了　明朝十一是良辰　早時犹怕师臨朝　進膳过時再起身　務必要求天子見　謝恩已畢始回門　如其酈相無曾返　尔竟是　坐到黄昏守候臨　当了面時伸我意　卿須宛轉致衷情　若能修好师生义　此児夫人才智深　忠孝王爷言着笑　刘郡王　口中答應意沉吟

阿唷好笑这个朝更暮改的性見前几日受了别人的

氣俾是奴害了他的一般模樣

日在房間罵我兒　声ヒ賊子与奸雄　見奴越發生嗔怒一　一步亢臨金鑾宮　有事相求方轉臉　今朝向我作笑容　若然办得成全了　又將那　燕玉拋于陌路中

咳左右是萍目無踪只好由他擺佈

節孝夫人暗ヒ嗟　于時應允往梁家　東平千歲心中悅　立刻會風動彩霞　是晩不提談次日　又早見曙光分影上窓紗

話說刘郡主次日起來梳洗忠孝王一面分付明月外

边伺候轎馬一面自已進東宮來看刘燕玉梳妝但見
那刘郡玉
碧紗窗下坐夫人　傅粉完時占絳唇　小口塗來紅冶
冶　香腮勺过白盈匕　高分手上舊縛䄂　斜束腰間
綉汗巾　淨面完時開玉髻　可梳一抹妝烏云　滿屋
媳妇傍边候　帮相着　抿鬓梳豆与插环　看見人來
回玉頸　問了声　今朝宜着甚衣衿　王令就在妝前
坐　含笑微匕啟口云
阿夫人今日去求見老師必須要衣冠齊整
可把朝君補服穿　不須霞珮与珠冠　先叅师毋先行

礼　拜后姉尊后謝恩　初次登門須起敬　休忘了
隨身要帶一条拉　夫人應諾称知曉　梳洗更衣頃刻
完　見謝面姑浪早晴　王爺又　叮嚀囑咐万千言
于時轎馬多齊備　郡主登堂別膝前
話說節孝夫人拜辞了旧姑隨着江三嫂与二名侍女
身登八抬大轎前呼後擁約向麗丞相這边而来
夫人坐轎未出門　頂馬如飛先就行　后擁前呼齊簇
定　滔滔离了外廊營　魚軒一到梁衙內　先有那
頭報家丁去通聞　門上宮完飛入內　嚷嚷　云雁
三扣散夫人　巧逢麗相無介出　正与送：梁氏千金

坐在庭　忽見外边傳禀進　家人单膝跪埃塵
啟相爷夫人得知有忠孝夫人到了
少年元宰笑微〻　回叫夫人換件衣　今日忽臨劉郡
王　這又是　東平王子弄玄机　不消回絶邀他進
也教他　行門門生媳妇像　我到園厅廻避了　不还
当　朝裙補服降階趋　風流相国亮出　梁氏夫人
立起身
話說梁氏夫人見相国往園中去了遂往內房更衣
了环仆妇好勿忙　展鏡開奩又啟箱　這一個　補服
高呈朝上送　那一個　朝裙双掛立于旁　這一個

拉匕翠帶金鈴動 那一個 扯匕宮衣彩袖揚 鵲乱
鴉飛齊伺侯 又聞傳報大葬堂
敬夫人得知皇府的節孝夫人已在仪門下轎了
梁氏夫人款綉圭 鳳踏環珮下堂來 香隨玉步云初
繞 日映宮妝錦作開 小婦丁環齊侯捷 早不覓
傳酒抹箔出廂行 只見那 嶽澀宗轎歇儀門 門过
了環婦女們 掀起簾兒鳴玉珮 嵬然扶出一夫人
滿頭珠翠肩匕映 兩鬢烏云薄匕分 上着大紅仙鶴
補 下穿淺色綉花裙 魚軒初下亭匕立 鳳袖旋提
襪匕行 看到十分多酉善 鄭太匕 芳心不覺匕凄

清
咳我到䢖刘郡主有一面之交
当初昝嫁到刘家 萍水相逢見过他 仗頼引于投水
处 方在那 望明楼上丧黄沙 昔年是 汝妆雅服
閨中友 今日是 崔補尨福名妇家 想到片時姑嫂
分 好敬我 又着又念又嗟呀
咳托頼千金的洪福今日帯携我做了他的師母
夫人想能欸金蓮 环珮叮嗌走上前 郡主下車須对
面 香風送出玉天仙 髮挑珠翠垂双綫 髻挽花翘
襯一團 白崔冲云紅補服 金龙載浪綉裙襴 娇滴

滴　面如二月瑤臺雨　細灣灣眉似三春柳帶烟
小措時　彩袖半招扶小姐　對面時　纖纖微步踏芳
磚　一路初近殿階接　斧了斧　雙袖濕綃帶笑言
阿年妙光臨有失遠迎了
多嬌郡主見明白　如是投河尽節人　映雪果然梁小
姐　奴今日　倒須行乱論卑尊　难下氣　欠甘心
只好低頭屈此身　蕩玉時間心進步　上前來　從容
迎住麗夫人
呀門生媳婦問候來遲反劳師母降階出接
鄭家太夫面欢容　彩袖連招遜入營　節孝夫人称不

敢 还應師母請当先 門生媳婦初登府 礼貌疏疎
望海涵 梁氏素華言好說 道了声 妾身引道款金
蓮 香冉冉 珮珊珊 慢纏閨屏進裡边 燕王正衣
隨在后 低低笑語共相謙 丫環仆婦各跟定 轉过
了 花院雕欄几个湾 引至寿萬庭一座 早有那
二名仆婦放珠簾 郡家人々般勤满 手挽着 郡主
春尖遜再三
年嫂請這是妾身的内房了不敢師母請
千時請入内堂中 郡主微抬凤月照 画棟雕梁真高
貴 名閣縱对甚清高 一張々 行書大幅東边貼

一片片 楮字方箋左右標 青玉案頭排石玩 朱紅
桄上架斯集 穿簾乳燕聲聲鬧 供几香風陣陣飄
鋪設精奇先俗氣 安排雅靜少塵囂 真個是 神仙
宮殿風流地 真正是 宰相人家富貴僚 郡主看完
前頭領 就呼乳母取稍条 提彩袖 展鸞綃 孃孃
婷婷拜倒塵
　阿師好請上門生媳婦恭叅
郡主言完綵綃拾 從拖玉珮麗塵埃 那家太太花容
笑 看見他 拜到紅毡氈滿琳
　呼作嫂夫人請起

一边回礼一边言　郡主公然八拜完　立起身来重万

福　說了声　門生媳婦請金安　鄭家太匕殷勤遜

刘燕玉　交椅拉匕坐下边　随至眾人都叩見　江三

嫂　一觀面貌動疑端　心中知是蘇家女　叩了頭來

袪不甘　相府夫人看未細　就伸玉手自為攙　江嫣

退后香茶到　鄭太匕　欠匕身子便叙言

阿皇甫年嫂呀　妾久仰節孝人名今日方得一見尊顏

真是三生有幸

曾聞年嫂抱清貞　万里無辭又救親　昔日聞名今識

面　真个是　一朝良晤勝三生　多嬌郡主抬身起

正旦蘇綃接白云

阿師母門生媳婦拜謁求遮望乞海涵恕罪

只為門生忽瞬間　一朝犯月老師前　自家斂叩難求

見　特命奴來代謝恩　乃不是來于不是　祈則祈

老師大量且從寬

阿先在師母前請罪了拜求代門生奏言一二

夫人之前冒犯深　叩求勿已息雷霆　老師如在惲留

內　奴這要　許而恭恭請罪名　郡主說完事下跪

劉太旦　令矢一把挽夫人

呀豈敢年嫂多禮了丫環們去請老爺說有王府的夫

人要請老爷面見
侍兒答應去忙匕　郡主端然立在堂　片時間　便見
了环回入内　笑嘻匕　上前垂手禀其詳
阿大人老爷説問匕王府夫人好只因外面事忙不得
進内边来了
郡主聞听侍女言　吽声姐匕再相煩　今朝有事登潭
府　必要恭求恭一恭　如若相爷無所暇　我在此
不妨等候到清閒　侍兒答應重新出　忙匕的　復又
飛跑進了園
話說酈丞相豆一次回復了事忙也不見就坐在繼爰廳

姪閑談見侍女又來相請說主爺的夫人必要見面相
相爺不暇不於終到晚務必要求見面相听說不覺笑
了一笑心中想道這是自己不能謀面叫蕭玉出頭了
也罷就待我去見一見看怎生一个刻郡主
明堂當下咲吟廳　向丫鬟　分付傳言我就來　侍兒
應声飛步去　少年元帥挺身抬　謝乚金幞离將座
板乚烏靴下了階　一到弄花庭內院　早观廊外綉簾
開　裡边郡主先聞報　欽袖乚乚立起來　只見那
兩边侍女啟珠簾　閃入風流一宰官　金翅幞頭光閃
乚　紫受袍服蟒蟒乚　靴声阵地初臨砌　珮飾飄風

已入簾　風掀紅袴成出中　神情骨秀品非凡　面時傳粉落匕白　唇若塗珠冶匕鮮　咳嗽一声朝內走　看他那　嵬然顏色十分嚴　多嬌郡主觀瞧罷　倒不覺　暗惧当朝極品官

阿呀這那裡是个女子你看他如此威風氣象

金貂紫蟒好精神　容貌堪称第一名　雖與圖中似相像　那有個　這般威武是叙裙　梁小姐　可擬過鍾蘇家女　鄺丞相　不信多嬌孟麗君　想必多嬌逢着救　招贅婿　老師爲婿在梁門

咳可哭忠孝王还留着义烈夫人之位他已是安心樂

意嫁于老師了
郡主時間暗忖量　倒有些　意中惧怕鄺明堂　登時
粉面微紅赤　頃刻芳心㬎乜忙　一見大來忙欲補
立到了　大紅豬上跪華堂
阿老師大人請上門生媳拜叅
郡主言完拜在地　風流相国側边逐　微帶笑　半含
欢　一壁厢将一壁观　只見名娇刻燕王　打扮得
珠圍翠繞甚鮮妍　鳥云掩映挑金鳳　玉耳玲瓏墜宝
环　面傅粉來眉翠黛　身如弱柳步移遲　上穿着
大紅補服云霞乱　下繫着　淺碧朝裙翠浪翻　雖則

姿容非國色 也算得 如花似玉 娉婷 明望看罷
劉家女 錦綉心中藏七言
阿呀這女子倒也生得罷了
雖非國色與天香 也可似 配得東平忠孝王 未必
甚因真老实 放着他 現花不採守空房 于時酈相
忙回禮 叫了言 自己夫人快挽將 郡主拜完提緣
細 眼看着 少年元宰道端詳 老師呀 前者門生
悮信人 一時失察錯疑心 當朝上了陳情本 感恩
師 明討明言在午門 冒瀆金顏真抱歉 自那日
帰家着实少安宁 如師来息雷霆怒 連次登門竟莫

柔　一則後悔方寸乱　二來獨犯罪名深　芝田數請難求見　門生媳　將叩尊前代負荆　望夫子　海涵容恕千般錯　望夫子　青手高開一點恩　禄七不過知罪了　求老師　諒情鑒宥憫門生　多嬌郡主言完跪　酈明堂　所能其言暗贊称

阿呀怪不得芝田叫他求做說客這刻燕玉竟是一个明巧的裙釵

酈相于時叫扶　夫人含笑扯嬌娥　劉家郡主抬身起　小三公　端立華堂正色呼

阿節孝夫人尔是代芝田來請罪么　咳我郡也不知怎

孝這樣荒唐

未办盧真就上章　把這様　胡言乱語奏君王　滿朝文武俱當面　竟指師尊是女郎　從古至今真未見那有個　門生晚輩恁荒唐

咲你就說我是個女人倒也罷了怎麽还把老師竟當起真來了

節孝夫人你不明　詳亡此理可該應　門生大胆調夫子　這件事　難道王親便可行　郡主聞言还說是望老師　高抬貴手且開恩　多嬌言着遮粧面　鄺相微亡笑兩声

向節孝夫人我酈明堂居官以來已收了已這門生豆
一次武場主考就中了忠孝等一班第二次秋闈主試
又中了崔鸞鳳等一班第三次會試主文又選出千雅
夫等大概英才我雖年少爲相待這些年兄們是猶如
同輩一般的從來未自已居然是一位夫子
如今倒悔自家覓　所以使　忠孝君侯當等閑　從今
要行彼法矣　免教那　門生个乜效芝田　况吾所中
年兄廣　几將來　文武連來百至千　尔若夫家稱這
様　酈明堂　因而不便重相見　忠孝王
阿啃不得又要節孝夫人親自到來并且芝田認錯也

罷哉從今也沒有介帶了

夫人歸去語泛田　你告他　切莫狂爲倚少年　乾峯家行千不可　做人者　謙和二字最称先　若非是我爲夫子　倒只怕　别位師尊未肯甘　這件事情如一断　碩什広　王親国戚欺滔天

阿呀節孝夫人王子犯法庶民同罪难道自居尊位就可以惟聖戲师了広前者我所以不言者傷不得武靄公同殿之情故也

奇語東平忠孝王　自家戚亡勿疎狂　若然遇着無情者　倒只怕　重罪加身难抵當　今日説明消懈了

只須得　下則作事細思量　明堂言乞容方霽　梁素華　袖掩朱唇哭欲藏

話說酈丞相正言作色的向着刘郡主發作把一位梁氏夫人不住的掩口而哭刘燕玉听了這些言語道紅了粉面豈也怕抬起來只是連口聲諾道是老師的寬仁待門生媳婦如命宣訓便了酈明堂方才放下笑臉來道好極了我聞得你老夫人自有名的美女呀只真正可敬匕匕

背家親戚不存亡　想夫人　獨自于归必冷清　從此到來常叙匕　也好與　這般姊妹共談心　明堂言乞

容含笑　向旁边　唤對夫人梁氏云
阿夫人可命厨房偷吳留節孝夫人小飲回去
少年元宰說完言　手挽金貂往外边　梁氏素華含了
笑　就把郡主坐堂間　呼侍女　唤了环　可諭厨房
擺酒筵　一婢應声忙去了　多娇聽下始心安　消㦡
色　退羞顏　暗惧明堂寄止厥　看見出廳容色定
煩人各處致寒暄
話說劉郡主見鄺丞相安然出外方向梁氏夫人道师
母命人致声門生媳妇問安到梁大师母康太师母处
請安麗夫人即令侍女往禀少停一边回來說梁太七

道謝匕身体欠安不便請見了一边回來說康太匕就
差二位姨娘过來面謝
郡主于時坐在堂　忽然間　那边來了兩姨娘　這一
个　碧罗衫子盈匕態　那一個　紅綉裙兒楚匕抜
這一个　髮似刀裁鵝蛋臉　那一个　眉如月印粉雁
圓　這一个　袖中玉笋微舒指　那一个　裙下金蓮
半露梢　這一个　斉正端桩玉德姐　這一个　身才
嫋窕娜柔娘　二人走入非堂内　鄭太匕　含笑抬身
指短長
阿二位姨娘這就是王府的節孝夫人

二位姨娘應一声　齊乚万福跪埃塵　碧罗袖夅連双

叩　紅綉裙拖礼並行　郡主卿妃相荅應　[illegible][illegible]立起

叫夫人

阿王府夫人家主母命妾們致謝

一來不及着衣裳　二則寒家豈敢当　三來未知官宅

体　恐防在貴人座下欠安詳　特差妾等來相謝

愚姊妹　礼貌荒疏乞恕函　郡主連称何客氣　太妃

母　堂前問候正應当　言完不便重求見　逕坐王妃

与梆娘　二位娇娥辞欲退　梁夫人　咲御玉手扯紅

粧

吗二位姨娘郊裡的貴怋坐乚去使不得広
我已呼人偹酒筵　欵留貴客共談乚　兩姨在此相陪
坐　也代我　劝个杯來逐个盤　德姐道　主母面前
还未告　柔娘說　太爷座下未曾言　素華笑語何妨
碍　一轉星眸吗女琢
阿了琢們去向园所老太乚眞声說我留下二位姨娘
陪客了
侍女匆乚去似飛　素華含笑扯欢姬　于時同在堂中
坐　刘郡主　賠賛康家王椒姬　這一个　鴉蛋脸兒
身匆宛　郊一个　粉團面皃態風流　王家此位虽然

後　梆娃之人更好些　郡主芳心相暗忖　姨娘俏眼
也偷覷　評上下　論高底　彼此私夸兩意斉
阿呀這位王府的夫人也生得這般美麗
花裙雀補俏身材　看他那　楊柳為腰花作腮　自宅
夫人生得美　這一位　王宗文眷可同排　兩姨暗想
斉偷看　已見堂前菓点開　侍婢紛紛忙擺椅　二人
款款也調合　于時安坐傳茶畢　梁素華　進点之中
敘起來
話說鄭夫人先擺点心　擬待遜劉夫人坐了客位自已
主座二個姨娘亦在下面相陪進点間故意笑着問道

阿年嫂我聞得去歩完姻到今几月了不知年嫂恭喜了不曾

酈生聞听這何言　玉容帶赤帶羞慚　低粉頸　掩芳顏　吞吐含糊半晌难　梁氏夫人重又問　多娇只得訴情端

阿師母門生是不在房的

他因元配孟千金　守義三年不改更　日在正房灵鳳歇　相伴着　真容一幅未离身　門生媳婦因爹毋也有个　三載長齋旧愿心　彼守義來奴吃素　兩边分处各宮庭　素華見說你知笑　故意的　蹴七眉豆

嘆一声

咳這是什么要緊我聞得忠孝王的元聘王妃已經出門三四年這是无影无踪的事情还去指望他作甚

去冬年嫂畢良姻　已是悠悠數月天　忠孝君侯何用此　難道竟　一宵從未進房間

咳忠孝王他心中不足娶了年嫂這么一位如花似玉的夫人还要守着元聘梁氏夫人假意嗟、

多嬌郡主泛桃花　開絳口　啟艮牙　他作欢容問素華

阿敢問師母門生媳婦聞德老師說師母已恭喜了不

知應在那一个月分降生

待等臨盆產世兒　奴好來　登堂拜賀相衙中　鄺家

太太聞其語　也羞得　雪染胭脂粉面紅

話說鄺太太一聞此語也羞得粉面通紅答應不來那

王郡二位姨娘一齊笑道呀我們一家的还未曾曉得

王府夫人倒先知道了 [illegible]我們老太太終日裡左盼右

盼的盼只指望生一个小孫孫抱弄弄

那曉房幃已有麟　老爷瞞着自家門　夫人該在何時

養　奴等好　回轉回 [illegible] 報喜音　裲布毛衫須置办

抱裙襁褓要調停　若非王府夫人說　难道竟　直瞞

臨盆方始办　到底懷胎多少日　望夫人　今朝明示
我們聞　柔娘德姐齊催促　逼得个　梁氏千金沒処
分　吐〻吞〻言未有　声〻諾〻道何會　含糊荅應
啗叫千金孟麗君
阿呀小姐呀尔也忒會典人
奴家女子尔裙釵　兩个紅顏怎合偕　誰是夫妻还罷
了　向人竟道我怀胎　做奴不着妝男子　似這等
狡獪言詞隨口來
咲小姐尔只知一時高興說出這句話來康家老父母
若要孫兒叫奴家生些什麼來

柳氏夫人咲又愁　玉顏紅赤不抬頭　多嬌群主难重

問　只道是　師母言時尚怕羞　德姐含春观柳氏

這柔姐　且看且說道情由

賢妹子尔看夫人的身子倒看不出呢老爷既說恭喜

自必千真万真了少停和尔报好信兒去

德姐應声笑語連　三姨時下甚欣然　素華又命排桌

点　賞賜那　随來江媽與了那　咲七說七天尚早

走了走　紅桃綠柳大花園　穿曲径　繞雕欄　踏翠

尋芳玩过街　遊賞一回春日暮　遂回亭內坐華筵

開椅席　少華軒　桌椅挑齊列果盤　謝遊龍時將入

席　素華便冉換衣衫　自家亦進香房內　脫下了
補服朝裙態更妍　郡主也更輕便服　告坐畢　画堂
深處飲杯盤　柔娘德姐俱陪宴　二佳人　曲尽吹情
劝酒筵　內外家人俱有賞　一齊領飯不須談　花稍
月上移殘席　刘郡主　補服重披拜别还

話說酒闌席殘刘郡主拜辭了师母又差人要請老师進來面謝賜酒麗丞相回覆了个書斋有事并言待慢節孝夫人刘燕玉見不進來也就罷了免得又發作几句当下謝了师母帶江嫣等上轎回府

郡主相辞起了身　素華送出錦圍屏　那一边　紗灯

昭道师王府　這一边　絳燭搖光轉相所　梁氏夫人
臨内室　独自个　坐存香茗暑消停　早观麗相掀簾
進　問了声　今日進前叙離情　我竟忘怀劉郡主
他與你　曾逢一面在其門　如今既見無須說　料彼
回家未必云　梁氏素華迎着坐　他就把　綉鞋跌乚
叫千金

話說梁氏夫人見麗丞相進來就悄乚埋怨那詐言有
孕一事麗相失笑道這有什麼妨碍我元說便是喜事
如今只要含糊着便了当下正講話只見一个侍女來
禀道园听老太乚請老爺去講句話

明堂就曉爲怀胎　不覺微微笑起來　便叫了环前秉燭　自家随后下庭階　遶濟竟向園廳内　老封君夫婦相迎喜滿怀

呀明堂你怎生有了喜信兒瞞着我老人家兩个媳婦年輕怕說將　如何你也不声張　臨盆好事該何月　快快今朝道細詳　康老夫妻旁廹問　又閃过風流王郡二姨娘

阿老爺怎么夫人恭喜了相瞞着家內王府的節孝夫人到得知了

妾們幸在弄宵庭　探得佳音报主聞　請問老爺何在

外　因甚的　家中到不說怀娠　少年元宰听埋怨
故意的　欠乜身兒笑一声
阿継父母這是孩兒的一句戲言並非媳婦果然有孕
王府之中花烛期　務必要　相迎師毋一同观　我思
從未發門过　生乜的　赳甚難廷可不須　隨口就言
身有孕　說了个　怀胎倦動不須伊　他門只道真情
了　今日裡　節孝夫人当面題
阿継父母可笑邪媳妇也在房内理怨孩兒
跌脚連声說怎生　姨娘已去报園所　如今弄假成真
了　怕只怕　堂上翁姑要索孫　我道有何妨碍處

就將此語告知聞　正言之際了环請　繼父母　果觀
孩兒聞這情
　咳甚么要緊這都是兩个姨娘惧报事情
明堂言乞笑微乚　俊眼流波盼二姨　兩个佳人齊对
看　老封君　夫妻欢喜頓咸虛　齊户哂時齊口嘆
我說如何覓不提　此語元來随户說　到教你　今日
哄殺老夫妻　少年元宰容含笑　遂在堂中坐定身
孫氏太君真掃興　看了看　風流相国叫声奇
　咳真乚奇事我看尔小夫妻做親了二三年怎么还不
見有須响動

十九身為一品官　娶妻又是美嬋娟　功名富貴皆已
早　為什麼　子媳偏遲不產男　康老太君言到此
明堂故意皺眉端
　咳天地間也沒有十全的人往往有功名而無子息有
子息而無功名這多不是一例論的
我須早掛紫羅襴　未必般般好慶全　一代官兒今頗
慮　看起來　子孫之脈到艱难
　咳況且媳婦性情好潔愛的是佩帶之香
室內薰爐不斷香　隨身又佩紫羅囊　從來蘭麝妨胎
孕　他的是　性情生成难改將　好潔就因應少子

且過了、三句之后再商量、若然媳婦無生長、也只好、侍妾諸姬納兩行、鄺相說完長嘆氣、立起來低頭背手踱華堂、康公夫婦聞其語、多番他、耽着心來掛着腸、俄刻片言搪塞过、等得个、滿揞多智鄺明堂

話說鄺丞相搪塞过了繼父母仍歸房內不提且說劉郡主一直回到王府那些看門人有的敲云板傳報的有的扶轎擡進內的一个乜爭先伺候江嫣扶郡主上堦時悄乜的扶着耳边說道進去不要說鄺夫人係誰呀娶了來也是不苦呀

節孝夫人点首應　低〻說是我知聞　于時轉入屏風
內　亮堂〻　引道双挑一盞灯　緋綠宮中方等候
聞敲云板就知臨　蘇家奶〻門边接　忠孝王爷院內
迎　未待入堂先便問　去時可得謁師尊　夫人荅道
曾相見　隨即移蓮向內行　恭龍用始双長上　又和
蘇母畧殷勤　方才坐在旁边椅　把那些　請罪緣由
細說明
話說劉邵王把請罪緣由細〻說了一遍又將劉丞相
的教訓言詞対夫人細表把一位忠孝王喜得滿面通
紅然而雖彼老師發作到也自已悔錯受責甘心那江

媽忿〻不平的道真〻我們郡主晦氣今日去請罪來一蹺西一蹺差不多見要磕豆了还不討好阿呀可怜呀彼鄰相爷那場狠虎般的發作臉皮見一霎紅一霎白羞了个没地縫鑽咳我想〻什庅要緊又不是郡主瞎报的信息又不是郡主教上的本受了這莫一場冤枉的大氣没處去說

江媽說着变容顏　又向那　瑞郁丫环把眼翻　實氏在旁微冷笑　道了声　虛真未便我原瞞　此皆瑞姐無知識　他就对　千歲王妃当面言　带累大家都受氣　真〻何苦乱胡傳　太妃言說非親母　這都是

多事丫環一句言
阿瑞梛俱是不這了豆不好帶累了小王爷和節孝夫
人受這些氣
瑞梛千時滿面着 也不敢 多言分辨道情由 東平
千歲開言說 一口長吁点乜頭
咳母親也不須埋怨瑞梛孟家岳父母尚且拿着別人
当了女兒怎怪得這了豆信以為实
他能開切根佳音 琥蟒也心為主人 假若怒而加青
偷 真情也怕不傳聞 我雖受氣遭师說 与這个
瑞梛無干莫見嗔 忠孝王爷言乞起 眼看着 東宫

燕玉叫夫人

阿夫人有勞了竟爲我分应此事

難得公然見老師　一篇軟語合調詞　頓教夫子雷霆

息　夫卿的　才謙兼全我就知

阿喲好極了明日我就可以登門去求見了

若得親身見一番　這椿事件就成全　夫人也算回天

力　代那孤家謝了您　千歲說完答甚言　太妃接口

問情端

才正是媳婦不見师母看他怎樣了面龐光景

映雪當年代結婚　自家媳婦已知聞　鄉家师母相同

否小看他 可使投池殉節人 郡主皺眉搖玉頸 假佩
應声這到未留心 当初代嫁成花燭 他还是 假佩
珠冠臣進門 雖則曾經逢一面 有那些 遮容絡索
父分明 而今日久年深了 一概忘怀記不清 鄭国
夫人观頗細 但未知 貌同貌异假和真 多嬌郡主
含糊說 王妃等 点匕頭来嘆一声 費氏夫人無指
望 凄然只得暗傷心 旁边劝喜江三嫂 催促着
郡主回帰金雀內 忠孝王爺心稍悅 這一晚 就和
燕王去溫存 携玉手 傍嬌身 口匕夫人与愛卿
軟語溫言多半刻 方回灵鳳正房門 帰錦帳 入羅

令　夜景休提講次晨

話說次日早辰忠孝王忙々的頂冠束帶　一吃了早膳

就坐了朱輪輦向鄺相這边來

王爷親自又來衆　竟至梁公相府前　職事旂鑼俱不

用　登車一直至門闌　徵帶俱　半含笑　跳下朱輪

就開言　阿鄺相爷在衙広　今日可會進閣否　司閽

垂手應聲々　進閣無回有失迎　千歲道言孤等候

今朝必要見威儀　王爷道罷身先入　門上人　不敢

相攔面々觀　這一個　高揭珠簾忙遜讓　那一个

忽呈香茗勿遲延　東平千歲廳中坐　就向諸人道莫

拘
阿尔們不須拘束我自己坐在所中便了
堂官答應下所措 滴水簷前雁翅排 忠孝王吃完香
茗 守心耐性等師來 沉七無語師還坐 脉七無言
住又抬 只等得 半院日光將欲轉 只等得 一庭
松影已斜開 只等得 早飡久食微七餓 只等得
喝道無聞悶七呆 正覺有些飢餓處 內边送出点心
來
話說忠孝王爷等候老師回府正覺得有些飢餓早見
后堂送出了四盤点心出來只因梁氏夫人聞得忠孝

王坐在厉中罕丞相又未曾出閣就着他独自一个清

匕的必然飢餓就差人送出果点來款待王爺少坐

千歲時間正欲吞　充飢已畢謝殷勤　重等候　又消

閒　遶蹬高厉四五巡　看匕御書金匾額　照匕彩画

玉圍屏　忽聞遠匕連吆唱　早到了　一品当朝鄒大

人　只見那一吆匕唱匕近門墻　几下金鑼振上蒼

傳喚一声停匕轎　儀門步入鄒明堂　真显耀　好威

光　金幞朝衣錦綉敉　踏地宫靴声振匕　臨風玉珮

响噹匕　为才跨入朱紅檻　有那些　紗帽堂官遶兩

旁　分雁翅　列鴻行　三叩頭完稟細詳

敬相爷有忠孝王爷午前到此現在大厅坐候相爷

鄭相呼声免跪進　王親在此我知聞　言完紗帽堂官

起　年少三公向內行　千歲一觀夫子面　從天落下

宝和珍　微喜悅　半凄凉　趋出厅前对面迎

阿呀恩师大人門生皇甫少華罪該万死特謝老師寬

宥之恩

因恨無知在少年　一朝冒犯大人前　深負罪　实含

羞　名教之中已不堪　數那相門难進謁　今日裡

披云如得見青天　蒙德宥　感恩寬　就在当街跪謝

然　忠孝王爷言到此　撩袍含泪伏厅前　連叩首

細陳言 只叫恩師恕罪 鄺相一覷忙扯住 說了
声 君侯請起入厮中 生
呀小君侯何須如此我已向節孝夫人說沒有个帶只
要君侯自己謹慎後今已後這件事也不必提他便了
鄺相言完作笑容 紫羅袖內露春纖 拉將年少王親
手 同入高厮客位中 千歲一覷夫子悅 只喜得
蓮花面上動春風 未曾入厮先行礼 見罷方才告罪
終 真个身为色原須加敬重 真個是 仰肩承臉
更謙恭 風流元宰心方喜 回首覷上伺侯僮
阿左右忠孝王久等在此必然餓了可到后堂傳話取

些果品出來
忠孝王谷止住人　欠身出位應連声　已蒙師母方才
賜　門生是　飽德無煩再費心　酈相点頭言罷了
背靠着　虎皮交椅暗沉吟
阿呀好一个關心的師母不等我開口先款待門生过
了
可謂情眞與意真　這才是　片心相試梦中盟　見吾
固執深非領　看他是　假作痴呆懞懂人　今日預先
能过点　知其飢餓備其飡　這般周札真關切　还比
我　相待之田勝几分　酈相呆乜心內想　王親只道

老師哄．忙出座　急抬身　垂袖因時告別行
阿謝老師的寬恩復容門生面叩就此告辭了改日再
來請安
忠孝王爺道罷辭　明堂略略挽留之　于時送出重簷
下　小千歲　倒退儀門請轉師　年少三公回進內
從此居　雖非常見也隨時　孟家侍講來求謁　酈相
故疎只是辭．就便邀尊和請奕　但將酈一張名帖
共向之　危圖夫婦真無法　弄得个　終日心情亂似
絲　相國明堂惟辦事　天天入閣不挨遲．忽然遇了
危圖面　他也是　淡淡疎疎若不知．反把認親情一

節　何孟公　每常說笑当閑詞　滿朝文武全無感
又服之而又敬之　慢表明堂威望重　且提那　風流
天子乱情思
話說元天子自從孟護了鄺明堂之后滿心要于中取
事遂日密令內官打听保和殿卒士独自在閣時便要
私行暗會偏巳這几天都是流准圖梁丞相等輪流宿
閣鄺相只在晝間辦理了日斜時便回私第十五這天
元主駕臨的坐在通明殿上也不觀閱本章也不親臨
国政只辛擺着一个鄺椅正無聊間只見小內侍上前
奏道啟王爷得知今日做娘往閣中無乙有鄺丞相帶

子被套進來想必今夜要宿在杌厮了王爺若要召朕
等下午時梁相們去了便可召入宫來
年少君王傾刻欢　听了時　虐心暗想好忻然　只待
得　閣中孟相梁君去　朕就好　召入風流酈宰官
如若他們都在閣　寡人怎好下車宣　消停伊等回私
宅　勅令明堂玩御園　混到秉烛將候了　寡人竟
挽留就在內庭眠　果然肯宿王宫內　朕何妨　借玉
怜香片刻間　天子心中想到此　不覺了　萬種喜氣
上眉尖　生笑轝　免愁煩　金口忙開叫內官
阿內監尔去等着罷待梁相們去了就把酈保和召入

內宮來
朕躬欲與彼遊春　不只言称有事情　酈相忠心專国
政　一聞此語必然臨　若然誘得明堂到　朕也好
散々閒怀玩上林　內侍應声称領旨　片時間　穿宮
入殿就飛行
話說這个小內侍復入閣中看孟相梁公尚然在內就
走到外边來與荣發等坐在白玉石堦欄上偷空說笑
正在頑耍之間只見孟龍圖梁承相二位大人都鞾声
振々珮韵鏘々的外边去了他就跳起來跪入閣中
明堂端坐正提毫　一壁挑書一壁照　看見了　一个

宮官跪入內　忙招俊眼問根苗
　呀小內家你怎么不去伺候着王爷儘着出來頑耍
萬歲宮中閙事忙　且問你　可覩奏摺與書章　今日
裡　因何放你離深禁　終日在　內閣門前探甚詳
小監閙言含着笑　吽声鄜相快些行　王爷有旨來宣
尔　與大人　要議朝綱事一樁　元宰听知忙立起
正了冠　紫羅袍服就隨將　穿御道　繞宮墻　直至
通明殿下廊　轉过了　內侍叩豆先啟奏　才又是
三公拜伏面君王　成宗見了風流相　喜欢得　笑也
生來悶也忙　親下閙龙金角椅　那時間　双垂袍袖

挽明堂

阿小先生平身內官們尔快些看坐先賜一盞龍鳳團茶爲先生解渴

內侍慌忙應聲諾　明堂再拜謝王家　分袍先坐其氈毯　參盞重吞龍鳳茶　二行內侍齊相望　一片天香欲纏袈　少年天子微微笑　心神不定意如麻　將言又恐喧丞相　欲罷惟憂变斷霞　明堂飲罷香茗後俯伏在　君王座下啓艮牙

阿吾皇陛下今日宣召微臣不知有何朝政

成宗帝主面含歡　帶笑相看帶笑言　宣召夫鄉非義

事。寡人是誘將相國共遊園。上林春色方明媚，欲與先生共一觀。猶恐說明卿不至，故而假道論朝端。少年元宰听完諭，謝了謝隆寵皇恩進諫言。阿吾皇陛下既欲做臣隨駕宸遊，何不明言相召。朝廷之命出如綸，豈可虛張與詐稱。今日因遊而作戲，他時以重亦為輕。願皇謹慎林如此，把他這九五之尊看得平。再者天恩須遍反，还該併召衆廷臣。遣才梁孟俱于閣，何上同宣觀上林。彼等於然臣在後，酈君玉少年豈敢獨邀恩。望祈聖旨均傳至，勿以偏私慢老臣。酈相奏完連頓首，元天子

老顏頓起細紅雲　微牽手　半抬身　說得忠言朕謹听　藥石不忘当佩記　寡人肺腑感先生

呵保和公朕非有慢老臣寔是体貼他們也

從來年暮倦儓遊　朝罷回家一睡床　待漏之勞惟免強　有何心力在勾留　若然召彼觀花柳　到還要相对韶光動客愁　朕故特宣卿至此　只因為　先生年少正風流　春光明媚宜欢賞　被他們　怀感生時興便休　此是寡人心細处　並非朕　偏私不召一同游　君王言乞明堂起　內侍旁边就叩頭

啓萬歲爷就此下園呢消停再去

少年天子笑微ゝ　不必遲來不必疑　鑾駕免排調優

輦　朕躬與　保和李生共乘車　朝廷殿上方傳旨

鄺相端容奏袞衣

阿呀陛下此事如何使得

君臣之礼重如山　同坐鑾車這豈堪　班氏婕妤辭过

輦　他爲妃等尚其然　微臣現在三台位　怎敢知而

復蹈愆　伏乞圣明詳此理　鄺君王　若还並駕自欺

天　成宗帝主聞听奏　𠻳了𠻳　兩道龍眉大笑言

阿唷鄺明堂朕看你如此風流怎么恁般戇寔

君臣相合就同車　何必彬ゝ重礼儀　既是先生如此

挑 寡人只得且隨依 無用聲 不乘輿 走馬遊園

倒語奇

吼宫官們聲也不須備了牽兩匹御馬來朕與鄭丞相

騎着馬前去

內侍欢呼領圣宣 如飛備馬到營前 這一匹 驌驦

寶馬提金勒 那一匹 去錦花驹配綉韉 天子分袍

光擺鐙 牽自驌踏后揚鞭 穿御道 遶宫垣 內監

團隨要入園 舞鳳黃罗遮相国 盤云彩扇罩天顏

成宗帝王欣七喜 笑帶繇韁叫內官

啊內侍們可帶文房伺候朕好叫鄭相到處留詩

宮官咨應擬文房　左右相隨鄭相傍　年少朝廷提鍇
鑾　風流元宰帶絲韁　君臣一進花園內　就望見
上苑三春好艷陽　疊疊樓台飛五彩　層層亭閣敞廻
廊　朧朧烟柳採幽徑　靄靄云峰映小塘　片片繁花
鋪錦綉　声声姣鳥簇笙簧　蔟蔟綠艸連街畔　決決
清泉咽石傍　果是上林春色好　看了个　千紅萬紫
美韶光　風流天子龙心喜　駐馬回豆索妙章
阿鄭先生賦一首即景詩來
少年元宰應声知　帶住龙駒就賦詩　内侍傍邊呈玉
硯　明堂馬上寫烏絲　無擬想　不沉思　立刻吟成

再生緣　卷三　宏定

錦繡詳　鄭相正难題楷字　君王已命草行書

阿鄭保和写行書最佳何必要書楷字

保和寺士應皇宣　内侍東西扯着髮　筆走龙蛇斜反正　墨凝云霧断还連　霎時一首新書院　兩官官跪捧君王御馬前

欽皇命鄭丞相上林院應制詩成恭呈

九重天子叫奇哉　鄭相先生好捷才　朕道半联未成就　卿何一首已全裁　君王説着鬼心喜　字上行已看下來　只道上題詩八句　草書妙跡七言排

詩　扈蹕業叨入上林　繽紛芳氣聚章詩

云園似帶山腰處　水掛如簾洞口深
夾衙名花迎化日　环堤細草潤膏霖
同看紅雪飄香處　休沐承恩又即吟
日
天子觀完大喜欣　驌驦馬上就高吟　好一个　云園
似帶山腰處　好一个　水掛如簾洞口深　今遊上林
添喜色　春光不枉對先生　君王聽罷重催馬　鄭相
題完又侍君　拂翠穿紅行得匕　分花約柳進深匕
宸遊復至神仙境　就有个　引導宮官跪在塵
啟皇爺這是石橋春柳了請住鞭觀覽
少年帝主就停鞭　鄭相明堂也肚鞍　帶着綵繩齊來

目　石桥春柳好佳观　緑況々　千株嫩柳环低岸紅艷々　九曲長欄映冷泉　声細々　隔樹黃鶯俱上佳　影翩々　穿花粉蝶舞迴旋　果然上院多春色一望之時一爽然　天子馬頭心大悅　玉鞭遙指又傳景

呵鄰丞相你看石桥春柳小景堪觀再賦一章以添朕與

年少三公應一声　乎提駐馬又消停　手揮錦繡言々美　口吐珠璣句々新　不想不思剛寫起　連真連草已題成　須臾艸罷花箋紙　兩內侍　跪捧佳章復進

呈

啟王爺鄺丞相石橋春柳詩恭呈御覽

成宗天子大称奇　相国如何又缴題　這等才華誰可

及　真正是　龍蛇都在筆端飛　君王贊罷重观看

八句新詩紙上題

詩　白石桥邊縱馬蹄　春風拂袖柳初齐

碧城倒影烟光暗　青幔遮隂月色低

流水靜中双燕浴　隔花深处一鶯啼

曰　上林九度留金輦　雨露恩濃舞席西

成宗帝王一观瞧　大贊奇才詠得高　上苑年年春色

好　不期知遇在今朝　君王言訖催騎过　鄭丞相
紫袖揚鞭也越桥
話說鄭丞相見君王縱馬自己也跳上石桥那元天子
故意把手中的玉鞭向柳梢枝上一掠枝豆的露水就
像雨一般洒將下來
明堂方始过垂條　玉露如珠臉上飄　天子回豆含笑
看　危眸一視膌魂消　只見那　露珠点々滴蓮花
顏色鮮妍更可誇　沒々潤沾眉上渾　盈々皎映臉边
霞　真艷麗　丈英華　一朵奇芳冠異花　元主成宗
京又愛　驌驦馬上失声誇

呵唷妙阿滿園的异卉奇花怎及得一位保和李士

郴梢夜露潤胭霞　如此鮮妍實可誇　傳粉何郎無必

道　風流惟我郴卿佳　內官快取文房宝　待朕躬

賦首新詩贈乜他　天子言完提御筆　一边詩寫一边

誇　同身逝与明堂相　小三公　着彈微生拔綮華

話說郴丞相一見君王賜何只得忙跳下馬來謝恩畢

展牋观看

少年元宰接天章　映日從頭看細詳　只見金花箋紙

上　御書着　七言絶句字三行

詩　風流旧意帽簷斜　郴露飛珠濺臉霞

曰 今日上林春失色 只留觧語一枝花
明堂看罷面皮紅 暗道君王意太濃 故挪挪枝相戲
我 又作此 妍詞麗句贊姿容 莫非今日含深意
不但遊園一事中
咳 捴是這容顏生得美艷動人家多少猜疑
今朝須要暗留神 莫教君王識女人 再過片時当告
退 免得個 少年天子戲延君 明朝当下重乘馬
倒把那 柳葉眉豆放点嗔 元帝一观心甚惧 揚鞭
脉七又前行 石桥过后登高岸 引導官 跪到塵埃
奏一声

啟皇爺前面是泛月秋塘了若要遊舟一玩待奴婢等好預先候駕

万安載中一擺輙　說声快去脩花舡　內臣答應如飛走　元主催驕又上前　金勒長嘶芳草地　玉珂遠入綠楊天　君臣走馬遊春苑　早看見　泛月秋塘在面前

話說元天子同着鄭丞相走馬遊春一到泛月秋塘只見綠水含光青山發影一層七林花爛熳一处七岸椰离披望到那樹影深中有一个花舡停泊宮官們跪請道請皇爺就此臨堤下馬好在泛月塘遊舟

天子于時落馬來　明堂随后踏塵埃　君臣同下花舡内　兩面雕窓尽大開　就在舟中相对奕　獻棋湯漿好佳哉　但見那　綠衣内侍唱新腔　一点軽桥直下塘　夕照斜懸紅鮮纜　春風乱擺錦遮陽　青潑々遠山秀似開屏影　碧消々　澄水明如啟鏡光　香馥々　遶屏紛々花迎画舫　色沉々　迴堤叢樹影宮墙　君臣变到三盤后　不覺朦朧暝色黄

話説元天子與鄭丞相在龙舟内对奕圍棋披覧那些山光水色心内原沒有什庅高興不过二三盞消到黃昏好留鄭明堂在宮宿歇当下看見天將西末就分付道

內侍們泊舟傍馬朕與鄭丞相再到天香館一賞牡丹

宮官答應一声呼　頃刻花舟泛碧波　水底櫓搖行穩

七　花間帆動去梭忙　長堤十里將臨近　已見那

明月如盤出岫初

話說花舟近岸早已見明月東升鄭丞相再拜跪辭道

已經蒙陛下召侍宸遊得望花柳山川之勝此刻日沉

西月又起大近黃昏微臣閣事未完不能再隨御駕矣

元天子一把扶住道阿唷鄭先生不好生掃朕佳興今

日未完政事明朝办理何妨卿看這明月團圓正合君

臣聚會

錯過良宵不易逢　与卿須快一朝榕　月明花放無多
日　落得在　作少之時醉數鍾　朕功先生休固執
且向那　天香館裏玩春風　君王言說龍顏笑　拉住
明堂不放鬆　酈相時間難邪命　没奈何　又隨鑾駕
出舟中

話說元帝拉住了酈明堂不放他回閣捨舟就馬又向
天香館而來

內侍圍垂上了提　驌驦馬走玉龍飛　明堂只得隨天
子　手拂絲鞭意自迷　一到天香花館外　只見那
錦袍太監跪着ㄈ　朝上接　向前趋　叩首三呼奏淡

衣

敢乃头爷看守天香館內臣承迎御駕此間牡丹大開
盛于往头請皇爷停銮一賞已備下了一席酒晏在此

君王下馬笑顏開　同叫明堂進館來　酈相應声隨駕
入　早不覺　天香一陣起花堦　只見那　滿院奇花
盡牡丹　千枝万朶開鮮妍　姚家异種黄金盛　魏氏
仙根紫玉盤　一片匕　嫩白此推如素錦　一重匕
姣紅平展似紋展　朝酣四色真称絕　夜染天香果不
凡　四面芳非無空地　只留得　一条御道在中間
風流相国观翔罷　大賛皇宮淑景鮮

阿唷妙呀這一座天香館內所植牡丹何止千万怎麽一枝七無不全開

可謂皇家雨露多　應將花木受風波　天香實是凡間少　国色称珍絕世無　回首東方俱莫及　果堪誇花中第一美称呼　明堂相国言于此　元帝主　哎轉老將叫保和

阿唷鄭保和不是取笑他了這牡丹花且称国那裡及得你的容顏

說甚堪称第一傳　先生难道不風流　若將卿与花相比　真教他　慚愧無門低了頭　天子說完含帶笑

鄭相登時面赤起微紅 君臣齊進天香館 內侍們早已排筵設滿臥

話說元帝與鄭相君臣步入天香館內只見御晏已排金樽早設上边是准位下面是鄭相的座見鋪設得正々齊々點綴得幽々雅々

於時登席莘金鍾 天子居中鄭相東 御晏平分爲二處 只因爲 君臣难以一筵同 內官当下齊掛酒 琥珀光浮玉露濃 元主神馳魂蕩々 思量要 乘間灌醉小三公 抬御体 作欢容 准補殷勤把着鍾

阿鄭先生無厭敬尔三杯潤筆酒可做一首白牡丹詩來

今日寡人要做竟摩寫他不出先生才貫一世諒必能

極盡其新

可飲一杯賦一篇　朕躬佩帶不時觀　見詩如此先生

而須知道　相合君臣際會難　元主說完來遞酒

明堂再拜謝龍顏　進吞三盞金莖露　立起來　把筆

吟哦白牡丹　御墨淋漓詩已就　不幾字上聖君前

朝廷大悅稱奇絕　映着那　紅燭輝煌就細觀

詩　洒樸無痕不染塵　別傳仙韻傲楊妃

輕籠夜露月娟影　薄剪春風玉燕衣

上苑韶華霞爛亡　中庭香氣雪霏亡

曰　珍珠簾外朦朧處　疑隔輕綃是也非

元帝吟完大贊揚　古今應遜此佳章　就中兩句真稱絕　好一个　玉燕銀蟾妙北方　天子言完呼內侍　就將此幅貼宮墻　侍臣答應將詩去　年少君王又舉鍾

阿鄰先生白牡丹旣得紅牡丹也当留句朕躬再敬尔三杯可賦一章以均清賞

鄰相無何又謝恩　三杯連飲面生春　腮霞平現桃花色　眉間微含柳葉痕　筆走龍蛇重宛轉　手握珠玉不留停　霎時一首新詩就　俯伏筵前獻聖君　天子

乞京称好速　灯光之下復高吟

詩　東皇作意聚部華　初出傾城第一花

金盞春酣濃帯酒　玉欄風動乱流霞

楊飛薄汗凝紅雨　廿后輕綃换絳紗

日　今夜承恩陪御晏　天香館外月將斜

天子吟完朕備頭　賛一声　保和李士好佳篇　内官

也貼宫墻上　朕要將々讀几猶　帝王説完重賜酒

朕是這　三杯玉露隠連々　明堂鄰相沉々醉　免强

在　元帝之時侍御筵　年少君王观看笑　回豆心帶

吐心四

阿鄺丞相尔可曉得朕躬愛護尔的好意麽

前者東平王不諱　大家指尔是紅粧　若非朕在朝前護　倒只怕　难免人說是女郎　上諭一傳方禁止

鄺先生　此情此意可知詳

咳這也怪不得忠孝戲于夫子看卿的這副容貌委實係個美人

世間男子断然无　那有姿容似保和　竟是女　閉月羞花奇男子　竟是个　沉魚落雁美姣娥　休言别者消魂腂　朕亦犹如着了魔　巳不得　刻刻笑談常聚首　巳不得　時時親近免相疎　今朝半日同遊苑

寡人是　更比登山快樂多　朕意將卿而若此　卿心
待朕却如何
阿鄰丞相尔今朝歇在宮中罷
館中床榻現週全　朕在常時每偃夜　今夕留卿同一
宿　也便宜　談談國政与朝端　寡人年少無長策
要把那　世治之謀同答官　夜深不須回閣了　与美
卿　天香館裏尽餘欢
叽宮官們朕留鄰丞相在天香館同榻尔等傳諭三官
六院各处閉門內外禁門諸方上鎖再着行走內侍們
曉諭閣中知道了不必等侯鄰丞相了

朝廷一旨下並來　大小官應命偕　這一个　乱匕
烘匕忙出館　那一个　慌匕忽匕就离堦　合班內監
分豆去　鄺丞相　色变心京呆一呆
話說鄺丞相一聞朝廷旨諭併那一派怜才惜貌的言
詞不覓鄉葉王愁蓮花失色暗叫一声了不得我鄺明
堂今日孤单㳟大重地了
何期天子蓄私心　故此前番爱護深　我只道　旨意
果非疑女子　我只道　皇恩委实重廷臣　却誰知
深含共愛相親念　却誰知　暗有怜才惜貌情　今日
假称相国事　覓是把　風流陣裡陷孤單

阿嗜君王呼我鄺明堂現在的婚姻尚不肯就恁么肯
作此失身喪節的私情
因嘶夫子䕶門生　恁反忌妻符丞君　雖則明堂原是
女　那有个　迎新棄旧丧清貞　今朝若宿大杏舘
我还要　做甚官來做甚人
阿嗜好生恼悶道衹是芝田不好方弄出這等事來他
若不上本奏天子　如何知道我自從改粧之后帶着梁
蕭娘女出云南而至貴州　自貴州而至湖廣
万水千山尽走过　孤貞一点未曾傷　繼于康宅人無
識　贅在梁家事不揚　只為芝田誤了本　弄得个

私情惑乱小君王　今朝誘到天香館　知己君臣共攝床

阿喃真乚奇絶了　這一个風流陣倒也能得森炭

引入千花万柳中　竟得圣旨閑昰宮　就犹如　魚遭綱內难逃漏　就犹如　鳥落樊籠不騰空　再若如此威福势　自然是　孤軍下馬作降兵

該若是别个呢此刻脱不过的了　無非玉潔氷清者拚生尋死揚花水性的侍御畫圖　至于我鄭明堂是还有个親身之計不造到這等無能

才能相图一思裁　挺乚鳥紗立起來　怒色生于双翠

黛 頓覺飛雨上紅腮 離將坐位当筵站 叫了声
領首官快轉來
吩領旨的內家們慢傳圣諭我就辞謝恩辞鑾了
一声叫住乘宮官 拜到君王御座前 兩頰桃紅含薄
怒 又声柳葉帶微嘶 金殿叩 紫袍沓 正色端容
奏圣顏
臣酈君玉謹辞陛下謝君上林園賜宴之恩但是微臣
自蒙開科取士由三元及第点爲翰林院修撰又跳陞
兵部上書今拜保和殿大斈士之位
數受皇家起用恩 惟將赤胆报朝廷 調和鼎鼐叨天

鑾 燮理陰陽莫不勤 再不道 怪事忽生陳表本
再不道 邪謠飛布說釵裙 感蒙陛下加明証 降諭
諸臣勿乱云 臣只說 圣主已經分皂白 臣只說
明君諒必办虛真 何期今日听天語 也像猜疑是女
人

阿唷陛下呀臣雖不才已蒙圣恩拜相
中外朝端盡主持 惟凭公道去偏私 若然疑作喬粧
女 滿朝的 文武官員怎報之

阿陛下如若人心一惑臣就不能皇家出力了
只好辞朝掛了冠 納將蟒玉返林泉 捐挨來报今生

裹　啣結当閣後世間　再者禁門非易入　外臣焉可
内中眠　况兼陛下春秋富　而且微臣亦少年　若在
天香花館歇　这一來　造言起事更多端　無中尚復
能生有　如此之時越不堪　同榻难行談国政　朝廷
那曉爲朝端　臣叨寵用爲丞相　当不得　傳播流謡
娟圣顔　禁御禀断然难侍駕　望吾皇　勅回内閣免疑
嫌　圣明如欲垂天問　就在此　灯烛之前可叙談
酈相奏完連叩首　元帝主　又哀又惧又含慚　一杯
春意登時尽　満面欢容傾刻殘　出位慌忙伸御手
扶住風流相国卿　風流元帝假哀言

阿呀酈先生之言差矣寡人的意思不过怜卿之才爱
卿之貌所以時時賛美每每称揚何若疑尔是女子故
此留宿天香館中這倒是朕的短处了豈有此理
如若夫卿是女郎　少不得　東平王子正妻房　寡人
雖則心欽慕　怎抗敵　玷尔清標敗大綱　只為無疑
才叙宿　就便是　君臣同榻有何妨　先生如此相推
拒　這倒分明像假粧
阿酈先生不須过执朕与尔今宵同榻做一个徹夜長
談可記得漢光武与严子陵也曾同寢
尔我君臣们怎生　館中一宿可談心　外边就有人生

事　朕將他　訂到拿來問典刑　天子言完拊紫袖
小三公　心豆不敢北就京　難拒邦　賢調停　只得
爭先又奏君　陛下呀　微臣十九拜三台　已是人心
有妒猜　謹愼尚然難免謗　疏狂越發更遭猜　今皆
禁禦同床榻　一定說　貴量都從孤媚來　四十外時
何所碍　這現在　君臣並少動人猜　伏祈陛下垂恩
鑒　將此情形作主才　酈相奏完重俯伏　元天子
龍顏惨殺暗痴獃
呀　且住　看他的言辭面色也不是个女人了
彼真若是孟麗君　豈無惧怯豈無驚　正容令色仍如

此　大家公言總恁云　料想原非閨閣女　他所爲

這般礼宜敢揚声　休作意　快收心　莫惹當朝鐵面

臣　天子想完扶酈相　叫了声　保和李士好聦明

阿唷酈保和呀尔决意不肯麼也罢宮官們掌灯送酈

丞相出閣回府

一声旨下送三公　酈相犹如放赦同　招展紫袍辭圣

駕　飛揚玉佩謝天容　兩名內侍前边引　又對宮灯

照道紅　真个是　劈破雕籠飛彩鳳　真個是　頓開

金鎖走蛟龍　君王目視明堂去　又笑还嗔悶在胸

阿唷好生可笑這麼个酈明堂

花月精神鐵石心　全沒些　從权就勢好商量　言已
激切無頑戲　事已剛明有主張　倒像了　立朝正直
臣宋璟　何曾似　風流瀟灑何郎　公然辞出天香
館　毫不念　君上相憐一片心

咳寡人好恨空費了多少心机

盼一朝來一朝望　滿怀只望度春宵　朕爲他　時已
凝想心神乱　刻已殊思魂魄消　朕爲他　正院久疏
皇甫后　諸宫不幸乗姣嬈　今纔召得來園内　又被
明堂巧脱逃

咳朕想那在石橋的時節寧不心蕩而神飛

故拂垂條相戲他　果然不露濺蓮花　溶匕潤色真堪愛　淡匕嬌痕尖可誇　白石橋頭倩已美　只說道天香館內趣还佳　何期一旦空欢喜　失得了　依旧怪匕放了他　元帝于時心惱悶　也無何　身登鳳輦出宮花

話說這边元天子同宮那边鄭承相轉閣引導内侍們復旨不提

少年相国一出宫　如出銅牆鐵壁中　回至閣間心脉匕　坐于灯下意匆匕　眉半蹙　面微紅　暗裡沉思暗裡穹

咳再不道圣天子有此私心假説召我議事
幸亏逃出这番灾　辞出君家返閣來　今日不知冲險
地　下回須要避嫌疑　若还再撞牢笼計　倒只怕
就有才情展不開
呀正是天子所贈的那　一首絕句不知那裡去了
日間随手袖中藏　也不知　以后遺留在那方　豔冶
妍辞情暗露　深怜厚爱意明彰　此時失却多乾淨
倒免得　竟像明堂恋帝皇　年少三公心忖度　于時
次日出朝綱
話說酈丞相次朝出閣回到府中梁氏夫人迎至房中

問道可有什麼新聞麼何不向妾身說說鄭丞相忍不住一声失咲道新聞倒沒有我却有个出籠的飛鳥漏網的遊魚

言乞將情說一番　夫人不覓笑生顔　連称小姐原容美　难怪朝延圣意怜　如此推來如此拒　只覓得千金情面太分殘　既然辞出天香館　怎麼又遺失君王御賜牋　這首新詩吟得好　帶來也付妾覌覌　明堂笑說留何用　可見尔意軟心慈意動怜　我若性情相像你　怎樣在金鑾殿上服芝田　皆因作事多剖断　方能殺走漏風声尚做官　如是前番心一

軟　這時侯　多應已要畢姻緣　少年丞相言完笑
梁氏夫人亦道然　酈相於時加謹慎　從此后　避君
不在閣中眠　事必帶到私衙办　政少俱皆理畢旋
就便上書和請旨　也總是　正容令色对金鑾　君王
頗有三分惧　見了他　还要低豆整整冠　不但立朝
存礼法　更兼會容亦森張　東平千歲如相見　惟有
寒温一二言　會面亦于朝上會　避嫌疑　孤身不在
所掜軒　孟家父子來潭府　左右的　何侯人員擺若
干　就便要通心裡話　怎麼好　叫他屏退两堂官
因而無可相覊絆　酈保和　执掌朝綱穩穩然　按下

這邊提別处　且表那　辞君翁婿返家園

話說華亭伯平江侯等告假同鄉那一路的迎送威風自不消說得一到江南華亭縣內衛振宗上坟祭祖墳刻間重整門廷那勇彪的父母手足等也遇赦归鄉了喜得骨肉間並無殘損勇彪遂些重貴奉養父母自已就繼在華亭伯這三房中熊浩在江南耽擱了半月工夫四月初頭帶着繼室夫人起身向湖廣而來熊浩辭別就起身而去

熊公別岳出華亭　女伯隨夫也別親　離却江南來故里　沿匕斬馬又長行　官接送　吏迎迓　衣錦還鄉

誰不尊　一到平江湖廣地　沿街冠蓋密層匕　府廳
州縣東趨拜　付守遊叅西跪迎　文官們　烏紗紅袍
呈手本　武官們　明盔亮甲率營兵　排隊匕　列郡
匕　旂傘連成五色云　先在馬前叅友寉　又臨轎下
接夫人　兩班接过分開路　方到家鄉旧宅門
話説平江侯同到家中這日郡伯徐員外來探望安人
也在熊宅当聞得女壻归鄉一齊乱烘匕的相迎出外
等着恢郎四岁童　忙匕接出大厅中　慌促匕　乱烘
匕　早見東床坦腹公　玉帶垂腰貞顯耀　蟒袍掛体
好威風　后边随即熊尉子　扶進了　一位夫人美麗

容　低繫綉裙飛彩鳳　輕披花補舞金龍　丫環婢仆多乜少　簇擁着　命婦登廳見礼恭

話說平江侯夫婦一進廳間就拜見了安人員外邓英奇伯十分喜惠見了徐老夫妻親乜热乜的就叫父母

徐家夫婦不安詳　看了這　女伯威風甚覺慌　称豈敢　道难当　四拜齊乜跪下堂　見畢礼時相問好　安人拉过小怀郎　指揮拜見爹和母　放着他　作揖称呼把礼行　年幼娃乜观女伯　臉紅只是怕生臟　熊侯心内悲还喜　咲喚痴兒這是娘　燕国夫人多喜愛　尖乜玉手挽怀郎　于時都入中堂内　此一天

初到叙七卸了裝

話說平江侯到家之后先去上了祖坟立旂杆華表擺石馬石人這一番耀祖光宗非常貴顯到得祭祖已畢就出門回拜官長及自己親房族分等人直待諸事畢時方把葬妻一件從七容忘的办將起來

友崔熊君安葬妻　立時料理勿遲疑　陰陽擇日多停當　不竟忙七到了期　徐氏親人隨柩去　熊門戚眷送喪齊　平江侯爵多悲切　英奇伯也是渾身着素衣　安葬畢時方祭奠　新坟初造壯威儀　石碑高聳居中設　松樹連園四面齊　吉地安灵生氣象　真个

是　白羊眠处鷓鴣啼　子時喪礼完全了　熊友鶴

葬罷頭婚結髮妻

話說熊浩葬妻已畢打点要七月初動身遂寫書通知岳母約會孟秋初涼時候一同進京遣人投遞此事接下慢提

再言進喜抱忠心　不負劉家旧主意　扶柩出鄉村救力　洒乚離了帝皇京　躭險意　受艰辛　水路行舡走万程　奎璧在生無厚德　他的那　棺材过路亦多京　逆風擠浪常乚遇　怪石攔舟每乚逢　有時候左側右翻將若覆　有時候　遂豆纜断漸如流　李芳

進喜怀忠孝　一念丹忱保柩行　歷尽艰难心不倦
他撾是　逢危涉險叫神明　于時到了云南地　悯阅
着　老仆調停大事情　擇下良辰開吉穴　尋块塋葬
主人灵　碑書鎮国將軍墓　種得那　翠栢青松也似
林　落土畢時拼祭礼　江進喜　嚎啕一哭也傷心
当時了結刻奎璧　尽郑这　義士平生主仆情
話說江進喜与老人家办理葬事已畢閒得小也遊逛
攀鳳中了探花不知是真是假遂走到崔府来探問信
音
入門已見豎旗杆　凛七威風非比旧　緣進內堂相道

喜 叩頭称賀請金安 崔梅太乜多欢悦 便問家中
怎樣緣 進喜細陳前后事 大家京歎更凄然 雪貞
小姐芳心放难得个 舅母夫妻保万全
、咳原來有此緣故所以燕玉小姐私逃
旧母当初恠怪他、 如今倒 仗伊一个保全家 兩年
守節真堪敬 万里因尋实可誇 吳越反成秦晋好
于帰王府享華榮 舅家父母都全了 只苦郡 奎璧
亡兄結果差 兩位夫人聞得說 止不住 点点長呼
也嘆呀
咳真乜正自巳不好何苦得算計多方

孝女妹子做人情　救了他時保了親　切齒仇家成全
戚　如今在　東平王府做夫人　尔遭慘死真何苦
把這樣　夫大門楣化作塵　倒是長兄和妹子　孝名
傳播得清声　若非伊等奴已好　兩父母　性命难留
也要傾
咳江管家這倒难爲你不保着郡主進京又送灵柩入
土尔母親如今在王府中受享榮華了咳真正行得好
心有好報上天是不負善人的
旣然营葬事俱完　尔想如今要出滇　腰内盤纏充足
否　多應是　到今与母一同发　洱海太爷来相問

進喜連称答應然　路費促甚充用去　小的要　合同夥伴上都間　于時崔府夫人説　尔何不　就共吾家走一番　巧〻探花迎着月　正少着　才能的当二三員　尔如同去真爲妙　免得我　再覓新人不便邀

進喜聞听心甚悦　上前來　口称情願落官船

話説江進喜見崔夫人要他同去真正是凑巧得極了就稟明还有老家人同在云南崔夫人説好七七都到我家便了

進喜欣逢机會佳　便同老仆到崔衙　探花宝眷多欢樂　打点下　七月初旦就起家　慢表云南崔府事

提一提　冒名女子到京華

話說云南頂宝聚保護送着假麗君出滇离了本地云南便向皇都進發

滔滔駿馬不遲疑　夜宿朝行進帝京　照道官灯迎曉月　催人旅店叫晨鷄　山边樹下匆匆过　市上城中浩浩驅　看了些　芳艸池塘鵝鴨浴　听了些　落花庭院燕鶯啼　起身正值春天景　在路俄聞夏日期　五月廿辰交巳刻　南京一薊到京中　好热閙呀　彩云團捧帝城高　瑞氣盈盈五色飄　日射緻樓紅隱隱　風吹河水綠滔滔　一处处　溪边好鳥啼楊柳　一

家々 咱上農夫捕稻田 守轎入城人語亂 行車碾石馬蹄跑 大道內 經商士庶齊擠路 兩傍边 婦夫兒童爭搶瞧 沸地喧嘩声不絕 塡街擁塞上俱搖

南金端坐顛軒內 有列些 鼓送牌宣喊得高

吼走道兒的閃開阿俺們鼓送千歲夫人進城了

一声打号票喧傳 來往行人分兩边 只嚇得 幼小孩兒藏樹下 只嚇得 經營買賣歇溪沿 排軍打動皮鞭馬 大役抬高漆擡軒 大軟亭々前面走 長車蕩々后边進 望着那 紅墻隱々琉深廟 近臨時綠樹森々透小山 勝地繁華眞不俗 皇都富貴更非

凡 于時進了京師內 有一个 壯帽青衣接上前

啟千歲夫人得知督撫的差官老爺已進朝去上本了

那東半边就是尋下的公館于歲夫人君要消停〻〻

時就在這店中一下轎再入朝未遲

南金小姐笑溶〻 分付抬轎到店中 壯帽青衣忙答

應 一声傳話急如風

吼千歲夫人說往飯店內打个茶尖可在東首下轎

夫役齊〻應一声 穿街越市往東行 項翁先下招商

店 喜孜〻 指点高呼落轎中 秋素了球侯五嫂

慌忙扶出女千金 移綉履 款羅裙 走進三間內店

門　員外説声辛苦了　多娇答應咲安寧　於時坐在
招商店　小姐含欢叫一声
　阿侯家尔把粧匣打開再將面盆取一盆水來與我
五嫂慌忙叫走堂　霎時取水進東房　南金小姐臨盆
下　淨面梳粧对鏡光　点匕鮮唇脂有色　匀匕粉頸
玉生香　髻心巾　戴枝八宝珠珊瑚　云髻上　加对
双花金鳳凰　罩了件　白雀穿云紗袄艷　換了条
文鴦舞錦綉裙長　真美麗　果端壯　自巳心中亦贊
揚
　睃侯五嫂説我与孟千金一般模樣但不知畢竟那个

好些

妝奴自看顔嫂婷　難道我　还未能如真麗君　今日已臨都下了　不知道　可堪冒得子孟千金　于時小姐梳粧罷　旦　項員外、走進房來催一声

呀小姐完了不會快匕把身罷督撫差官已去上本好在午朝門外等候相宣

行李俱寄卸店房　自有那　排軍看守在招商　侯家不用相隨去　可帶榮蘭一起行　如若朝廷查細底好將証見对君王　休悞事　快離房　早匕登軒免得忙　小姐應声移鳳步　項員外　如飛傳話下迴廊

吭轎夫們伺候呀千歲夫人就要進朝去了

一語飛傳答應着　人夫扈趨列東西　南金小姐登八轎　秋素了頭坐了車　員外半慶逐半營　騎着匹花斑快馬作前驅　直緊急　不遲疑　直仆朝門走似飛　慢表南京來闕下　且說天子坐朝廊

話說元天子這日駕坐午朝那文武官員是畢集前正議事間忽聞黃門官奏道啟方歲爺得知有云南督撫差官上表說送忠孝王原配孟麗君到了

一声啟奏入朝門　京動丹墀多少人　武憲王爺覩愛子　低乜說　今番只怕有佳音　東平千歲微乜咲

來者無非假麗君　見已心灰已尺矣　再不望　奪袍
姻眷得完成　這一边　王彔父子班中語　那一边
孟相爷兒隊内京　侍講嘉齡称怪事　龙圖李士道奇
聞　前回湖廣存查到　今日云南又献臨　虛实不分
真混鬧　我未知　何年何月始能明　兩家喬梓皆疑
惑　暗地裏　笑坏明堂酈大人
阿唷真正奇絕湖廣献了一个孟酈君來怎么云南又
有一个來了
不期我竟會分身　变出了三個云南孟麗君　倒要覌已何
等文　他就敢　這般大胆冒吾名

咳但願他果然像我也免了多少嫌疑

那時父母認將他　就可以　據奏皇親一少華　有了
冒名人替我　酈明堂　更能安穩頂烏紗　方算美麗
始稱佳　但願來人貌不差　年少三公心暗想　笑觀
孟相啟貝牙

呵有老前輩恭喜恭喜令千金的好消息來了

幸病今坦上書章　我的老　冒認情由已破將　如若
含糊臨此日　倒要把　送來令愛當虛粧　依和學士
言完笑　孟龍圖　滿腹狐疑没主張　正在班中私語
處　天子是　一聲御旨下朝綱

吭黃門官速取云南省撫本章上來

階下黃門跪進呈　近官接本獻朝廷　君王座上聆龍目　字字行行看一巡　方曉麗君逃出外　竟在那項隆富室作螟蛉　知細底　識分明　隨即傳宣降王旨

吭隨傌的宮官何在速往前途召取孟麗君入朝見駕不得有悞　領旨

內侍飛身出了朝　一騎快馬去滔滔　不知召見如何說　我也要　頓頓詞情住住毫　半硯墨痕濡已盡　一窗燭影剪將消　陽生緹室初過至　漏下銅壺正值

宵　今晚季冬初五日　又終一本且收梢　要知以後如何事　再將那十四之中細細描

再生緣卷十三終